



北  
斎  
書  
且



U 8  
1735  
153



U 8  
1735  
153



北齊書卷三十八

列傳第三十

辛術

元文遙

趙彥深

辛術字懷哲少明敏有識度解褐司空曹參軍與僕射高隆之  
 共典營構鄴都宮室術有思理百工克濟再遷尚書右丞出為清  
 河太守政有能名追授并州長史遭父憂去職清河父老數百人  
 詣闕請立碑頌德文襄嗣事與尚書左丞宋遊道中書侍郎李繪  
 等竝追詣晉陽俱為上客累遷散騎常侍武定八年侯景叛除東  
 南道行臺尚書封江夏縣男與高岳等破侯景擒蕭明遷東徐州  
 刺史為淮南經略齊天保元年侯景徵江西租稅術率諸軍度淮



此係八年明治  
州諸人八  
月山同  
悼君田一  
所購以贈



孫川田園  
氏書南南

斷之燒其稻數百萬石還鎮下邳人隨術北渡淮者三千餘家東  
徐州刺史郭志殺郡守文宣聞之敕術自今所統十餘州地諸有  
犯法者刺史先啓聽報以下先斷後表聞齊代行臺兼總人事自  
術始也安州刺史臨清太守盱眙蘄城二鎮將犯法術皆案奏殺  
之睢州刺史及所部郡守俱犯大辟朝廷以其奴婢百口及資財  
盡賜術三辭不見許術乃送詣所司不復聞邢邵聞之遺術書曰  
昔鍾離意云孔子忍渴於盜泉便以珠璣委地足下今能如此可  
謂異代時及王僧辯破侯景術招攜安撫城鎮相繼款附前後十  
餘州於是移鎮廣陵獲傳國璽送鄴文宣以璽告於太廟此璽卽  
秦所制方四寸上紐交盤龍其文曰受命于天既壽永昌二漢相  
傳又傳魏晉懷帝敗沒於劉聰聰敗沒於石氏石氏敗晉穆帝永  
和中濮陽太守戴僧施得之遣督護何蝠送於建鄴歷宋齊梁梁

敗侯景得之景敗侍中趙思賢以璽投景南兗州刺史郭元建送  
於術故術以進焉尋徵爲殿中尚書領太常卿仍與朝賢議定律  
令遷吏部尚書食南兗州梁郡幹遷鄴以後大選之職知名者數  
四互有得失未能盡美文襄帝少年高朗所獎者疎袁叔德沉密  
謹厚所傷者細楊愔風流辨給取士失於浮華唯術性尚貞明取  
士以才器循名責實新舊參舉管庫必擢門闕不遺考之前後銓  
衡在術最爲折衷甚爲當時所稱舉天保末文宣嘗令術選百員  
官參選者二三千人術題目士子人無謗讟其所旌擢後亦皆致  
通顯術清儉寡嗜愆勤於所職未嘗暫懈臨軍以威嚴牧人有惠  
政少愛文史晚更修學雖在戎旅手不釋卷及定淮南凡諸資物  
一毫無犯唯大收典籍多是宋齊梁時佳本鳩集萬餘卷并顧陸  
之徒名畫二王已下書法數亦不少俱不上王府唯入私門及還

朝頗以饋遺權要物議以此少之十年卒年六十皇建二年贈開府儀同三司中書監青州刺史子閣卿尚書郎閣卿弟衡卿有識學開府參軍事隋大業初卒於太常丞

元文遙字德遠河南洛陽人魏昭成皇帝六世孫也五世祖常山王遵父晞有孝行父卒廬於墓側而終文遙貴贈特進開府儀同三司中書監諡曰孝文遙敏慧夙成濟陰王暉業每云此子王佐才也暉業嘗大會賓客有人將何遜集初入洛諸賢皆贊賞之間邢邵試命文遙誦之幾遍可得文遙一覽便誦時年十餘歲濟陰王曰我家千里駒今定如何邢云此殆古未有起家負外散騎常侍遭父喪服闋除太尉東閣祭酒以天下方亂遂解官侍養隱於林慮山武定中文襄徵爲大將軍府功曹齊受禪於登壇所受中書舍人宣傳文武號令楊遵彥每云堪解穰侯印者必在斯人

後忽被中旨幽執竟不知所由如此積年文宣後自幸禁獄執手愧謝親解所著金帶及御服賜之卽日起爲尚書祠部郎中孝昭攝政除大丞相府功曹參軍典機密及踐祚除中書侍郎封永樂縣伯參軍國大事及帝大漸與平秦王歸彥趙郡王叡等同受顧託迎立武成卽位任遇轉隆歷給事黃門侍郎散騎常侍侍中中書監天統二年詔特賜姓高氏籍屬宗正子弟依例歲時入朝再遷尚書左僕射進封寧都郡公侍中文遙歷事三主明達世務每臨軒多命宣敕號令文武聲韻高朗發吐無滯然探測上旨時有委巷之言故不爲知音所重齊因魏朝宰縣多用廝濫至於士流恥居百里文遙以縣令爲字人之切遂請革選於是密令搜揚貴游子弟發敕用之猶恐其披訴總召集神武門令趙郡王叡宣旨唱名厚加慰喻士人爲縣自此始也旣與趙彥深和士開同被任遇

雖不如彥深清貞守道又不爲士開貪淫亂政在於孟季之間然性和厚與物無競故時論不在彥深之下初文遙自洛遷鄴惟有地十頃家貧所資衣食而已魏之將季宗姓被侮有人冒相侵奪文遙卽以與之及貴此人尚在乃將家逃竄文遙大驚追加慰撫還以與之彼人愧而不受彼此俱讓遂爲閑田至後主嗣位趙郡王叡婁定遠等謀出和士開文遙亦參其議叡見殺文遙由是出爲西兗州刺史詣士開別士開曰處得言地使元家兒作令僕深媿朝廷旣言而悔仍執手慰勉之猶慮文遙自疑用其子行恭爲尚書郎以慰其心士開死自東徐州刺史徵入朝竟不用卒行恭美姿貌有父風兼俊才位中書舍人待詔文林館齊亡陽休之等十八人同入開府稍遷司勳下大夫隋開皇中位尚書郎坐事徙瓜州而卒行恭少頗驕恣文遙令與范陽盧思道交遊文遙嘗謂

思道云小兒比日微有所知是大弟之力然白擲劇飲甚得師風思道答云郎辭情俊邁自是克荷堂構而白擲劇飲亦天性所得行恭弟行如亦聰慧早成武平末任著作佐郎

趙彥深自云南陽宛人漢太傅熹之後高祖父難爲清河太守有惠政遂家焉清河後改爲平原故爲平原人也本名隱避齊廟諱故以字行父奉伯仕魏位中書舍人行洛陽令彥深貴贈司空彥深幼孤貧事母甚孝年十歲曾候司徒崔光光謂賓客曰古人觀眸子以知人此人當必遠至性聰敏善書計安閑樂道不雜交遊爲雅論所歸服昧爽輒自掃門外不使人見率以爲常初爲尚書令司馬子如賤客供寫書子如善其無誤欲將入觀省舍隱靴無氈衣帽穿弊子如給之用爲尚書令史月餘補正令史神武在晉陽索二史子如舉彥深後拜子如開府參軍超拜水部郎及文襄

爲尚書令令選沙汰諸曹郎隱以地寒被出爲滄州別駕辭不行  
子如言於神武徵補大丞相功曹參軍專掌機密文翰多出其手  
稱爲敏給神武曾與對坐遣造軍令以手捫其額曰若天假卿年  
必大有所至每謂司徒孫騰曰彥深小心恭慎曠古絕倫及神武  
崩祕喪事文襄慮河南有變仍自巡撫乃委彥深後事轉大行臺  
都官郎中臨發握手泣曰以母弟相託幸得此心旣而內外寧靜  
彥深之力及還發喪深加褒美乃披郡縣簿爲選封安國縣伯從  
征潁川時引水灌城雉將沒西魏將王思政猶欲死戰文襄令  
彥深單身入城告喻卽日降之便手牽思政出城文襄謂彥深曰  
吾昨夜夢獵遇一群豕吾射盡獲之獨一大豕不可得卿言當爲  
吾取須臾獲豕而進至是文襄笑曰夢驗矣卽解思政佩刀與彥  
深曰使卿常獲此利文宣嗣位仍典機密進爵爲侯天保初累遷

祕書監以爲忠謹每郊廟必令兼太僕卿執御陪乘轉大司農帝  
或巡幸卽輔贊太子知後事出爲東南道行臺尚書徐州刺史爲  
政尚恩信爲吏人所懷多所降下所營軍處士庶追恩號趙行臺  
頓文宣璽書勞勉徵爲侍中仍掌機密河清元年進爵安樂公累  
遷尚書左僕射齊州大中正監國史遷尚書令爲特進封宜陽王  
武平二年拜司空爲祖珽所間出爲西兗州刺史四年徵爲司空  
轉司徒丁母憂尋起爲本官七年六月暴疾薨時年七十彥深歷  
事累朝常參機近溫柔謹慎喜怒不形於色自皇建以還禮遇稍  
重每有引見或升御榻常呼官號而不名也凡諸選舉先令銓定  
提獎人物皆行業爲先輕薄之徒弗之齒也孝昭旣執朝權群臣  
密多勸進彥深獨不致言孝昭常謂王晞云若言衆心皆謂天下  
有歸何不見彥深有語晞以告彥深不獲已陳請其爲時重如此

常遜言恭已未嘗以驕矜待物所以或出或處去而復還母傅氏  
雅有操識彥深三歲傅便孀居家人欲以改適自誓以死彥深五  
歲傅謂之曰家貧而小何以能濟彥深泣而言曰若天哀矜兒大  
當仰報傅感其意對之流涕及彥深拜太常卿還不脫朝服先入  
見母跪陳幼小孤露蒙訓得至於此母子相泣久之然後改服後  
爲宜陽國太妃彥深有七子仲將知名仲將沉敏有父風溫良恭  
儉雖對妻子亦未嘗怠慢終日儼然學涉群書善艸隸雖與弟書  
書字楷正云草不可不解若施之於人卽似相輕易若與當家中  
卑幼又恐其疑所在宜爾是以必須隸筆彥深乞轉以萬年縣子  
授之位給事黃門侍郎散騎常侍隋開皇中位吏部郎終於安州  
刺史齊朝宰相善始令終唯彥深一人然諷朝廷以子叔堅爲中  
書侍郎頗招物議時馮子琮子慈明祖珽子君信竝相繼居中書

故時語云馮祖及趙穢我鳳池然叔堅身材最劣

北齊書卷三十九

列傳第三十一

崔季舒

祖珽

崔季舒字叔正博陵安平人父子瑜魏鴻臚卿季舒少孤性明敏涉獵經史長於尺牘有當世才具年十七為州主簿為大將軍趙郡公琛所器重言之於神武神武親簡丞郎補季舒大行臺都官郎中文襄輔政轉大將軍中兵參軍甚見親寵以魏帝左右須置腹心擢拜中書侍郎文襄為中書監移門下機事總管歸中書又季舒善音樂故內伎亦通隸焉內伎屬中書自季舒始也文襄每進書魏帝有所諫請或文辭繁雜季舒輒修飾通之得申勸戒而已靜帝報答霸朝恒與季舒論之云崔中書是我妳母轉黃門侍

傳第三十終

魏書卷三十九

魏書卷三十九



侍領主衣都統雖迹在魏朝而心歸霸府密謀大計皆得預聞於是賓客輻湊傾心接禮甚得名譽勢傾崔暹暹嘗於朝堂屏人拜之曰暹若得僕射皆叔父之恩其權重如此時勳貴多不法文襄無所縱捨外議以季舒及崔暹等所爲甚被怨疾及文襄遇難文宣將赴晉陽黃門郎陽休之勸季舒從行曰一日不朝其間容刀季舒性愛聲色心在閑放遂不請行欲恣其行樂司馬子如緣宿憾及尚食典御陳山提等共列其過狀由是季舒及暹各鞭二百徙北邊天保初文宣知其無罪追爲將作大匠再遷侍中俄兼尚書左僕射儀同三司大被恩遇乾明初楊愔以文宣遺旨停其僕射遭母喪解任起復除光祿勳兼中兵尚書出爲齊州刺史坐遣人渡淮平市亦有贓賄事爲御史所劾會赦不問武成居藩曾病文宣令季舒療病備盡心力太寧初追還引入慰勉累拜度支尚

書開府儀同三司營昭陽殿敕令監造以判事式爲胡長仁密言其短出爲西兗州刺史爲進典籤於吏部被責免官又以詣廣寧王宅決馬鞭數十及武成崩不得預於哭泣久之除膠州刺史遷侍中開府食新安河陰二郡幹加左光祿大夫待詔文林館監撰御覽加特進監國史季舒素好圖籍暮年轉更精勤兼推薦人士獎勸文學時議翕然遠近稱美祖珽受委奏季舒總監內作珽被出韓長鸞以爲珽黨亦欲出之屬車駕將適晉陽季舒與張雕議以爲壽春被圍大軍出拒信使往還須稟節度兼道路小人或相驚恐云大駕向并畏避南寇若不啓諫必動人情遂與從駕文官連名進諫時貴臣趙彥深唐邕段孝言等初亦同心臨時疑貳季舒與爭未決長鸞遂奏云漢兒文官連名總署聲云諫止向并其實未必不反宜加誅戮帝卽召已署官人集含章殿以季舒張雕劉

逃封李琰裴澤郭遵等爲首斬之殿庭長鸞令棄其屍於漳水自外同署將加鞭撻趙彥深執諫獲免季舒等家屬男女徙北邊妻女子婦配奚官小男下蠶室沒入貲產季舒大好醫術天保中於徙所無事更銳意研精遂爲名手多所全濟雖位望轉高未曾解怠縱貧賤廝養亦爲之療庶子長君尚書右丞兵部郎中次鏡玄著作佐郎竝流於遠惡未幾季舒等六人妻以年老放出後南安王思好史稱朝廷罪惡以季舒等見害爲詞悉召六人兄弟子姪隨軍趣晉陽事敗長君等竝從戮六人妻又追入官周武帝滅齊詔斛律光與季舒等六人同被優贈季舒贈開府儀同大將軍定州刺史云

祖珽字季徵范陽狄道人也父瑩魏護軍將軍珽神情機警詞藻道逸少馳令譽爲世所推起家祕書郎對策高第爲尚書儀曹郎

中典儀注嘗爲冀州刺史万俟受洛制清德頌其文典麗由是神武聞之時文宣爲并州刺史署珽開府倉曹參軍神武口授珽三十六事出而疏之一無遺失大爲僚類所賞時神武送魏蘭陵公主出塞嫁蠕蠕魏收賦出塞及公主遠嫁詩二首珽皆和之大爲時人傳詠珽性疎率不能廉慎守道倉曹雖云州局乃受山東課輸大文綾并連珠孔雀羅等百餘疋令諸姬擲樗蒲調新曲招城市年少歌儻爲娛遊諸倡家與陳元康穆子容任胄元士亮等爲聲色之遊參軍元景獻故尚書令元世雋子也其妻司馬慶雲女是魏孝靜帝姑博陵長公主所生珽忽迎景獻妻赴席與諸人遞寢亦以貨物所致其豪縱淫逸如此常云丈夫一生不負身已文宣罷州珽例應隨府規爲倉局之間致請於陳元康元康爲自由是還任倉曹珽又委體附參軍事攝典籤陸子先并爲畫計請糧

之際令子先宣教出粟十車爲寮官捉送神武親問之珽自言不受署歸罪子先神武信而釋之珽出而言曰此丞相天緣明鑒然實孝徵所爲性不羈放縱曾至膠東刺史司馬世雲家飲酒遂藏銅壘二面廚人請搜諸客果於珽懷中得之見者以爲深恥所乘老馬常稱騶駒又與寡婦王氏姦通每人前相聞往復裴讓之與珽卑狎於衆中嘲珽曰卿珽那得如此詭異老馬十歲猶號騶駒一妻耳順尚稱娘子于時喧然傳之後爲神武中外府功曹神武宴寮屬於坐失金叵羅竇太后令飲酒者皆脫帽於珽髻上得之神武不能罪也後爲祕書丞領舍人事文襄州客至請賣華林遍略文襄多集書人一日一夜寫畢退其本曰不須也珽以遍略數秩質錢樗蒲文襄杖之四十又與令史李雙倉督成祖等作晉州啓請粟三千石代功曹參軍趙彥深宣神武教給城局參軍事過

典籤高景略疑其不實密以問彥深彥深答都無此事遂被推檢珽卽引伏神武大怒決鞭二百配甲坊加鉗其穀倍徵未及科會并州定國寺新成神武謂陳元康温子昇曰昔作芒山寺碑文時稱妙絕今定國寺碑當使誰作詞也元康因薦珽才學并解鮮卑語乃給筆札就禁所具草二日內成其文甚麗神武以其工而且速特恕不問然猶免官散參相府文襄嗣事以爲功曹參軍及文襄遇害元康被傷創重倩珽作書屬家累事并云祖喜邊有少許物宜早索取珽乃不通此書喚祖喜私問得金二十五錠唯與喜二錠餘盡自入又盜元康家書數千卷祖喜懷恨遂告元康二弟叔謙季瓌等叔謙以語楊愔愔頰眉答曰恐不益亡者因此得停文宣作相珽擬補令史十餘人皆有受納據法處絞上尋捨之又盜官遍略一部事發文宣付從事中郎王士雅推檢并與平陽公

淹令錄珽付禁勿令越逸淹遣田曹參軍孫子寬往喚珽受命便爾私逃黃門郎高德正副留臺事謀云珽自知有犯驚恐是常但宜一命向祕書稱奉并州約束須五經三部仰丞親檢校催遣如此則珽意安夜當還宅然後掩取珽果如德正圖遂還宅薄晚就家掩之縛珽送廷尉據犯枉法處絞刑文宣以珽伏事先世諷所司命特寬其罰遂奏免死除名天保元年復被召從駕依除免例參於晉陽珽天性聰明事無難學凡諸伎藝莫不措懷文章之外又善音律解四夷語及陰陽占候醫藥之術尤是所長文宣帝雖嫌其數犯憲而愛其才伎令直中書省掌詔誥珽通密狀列中書侍郎陸元規敕令裴英推問元規以應對忤旨被配甲坊除珽尚藥丞尋遷典御又奏造胡桃油復爲割藏免官文宣每規之常呼爲賊文宣崩普選勞舊除爲章武太守楊愔等誅不之官授著作

郎數上密啓爲奉昭所忿敕中書門下二省斷珽奏事珽善爲胡桃油以塗畫乃進之長廣王因言殿下有非常骨法孝徵夢殿下乘龍上天王謂曰若然當使兄大富貴及卽位是爲武成皇帝擢拜中書侍郎帝於後園使珽彈琵琶和士開胡舞各賞物百段士開忌之出爲安德太守轉齊郡太守以母老乞還侍養詔許之會江南使人來聘爲中勞使尋爲太常少卿散騎常侍假儀同三司掌詔誥初珽於乾明皇建之時知武成陰有大志遂深自結納曲相祇奉武成於天保世頻被責心常銜之珽至是希旨上書請追尊太祖獻武皇帝爲神武高祖文宣皇帝改爲威宗景烈皇帝以悅武成從之時皇后愛少子東平王儼願以爲嗣武成以後主體正居長難於移易珽私於士開曰君之寵幸振古無二宮車一日晚駕如欲何以克終士開因求策焉珽曰宜說王上云襄宣昭帝

子俱不得立今宜命皇太子早踐大位以定君臣若事成中宮少主皆德君此萬全計也君此且微說令主上粗解珽當自外上表論之士開許諾因有彗星出太史奏云除舊布新之徵珽於是上書言陛下雖爲天子未是極貴按春秋元命苞云乙酉之歲除舊革政今年太歲乙酉宜傳位東宮令君臣之分早定且以上應天逆并上魏獻文禪子故事帝從之由是拜祕書監加儀同三司大被親寵既見重二宮遂志於宰相先與黃門侍郎劉逖友善乃疏侍中尚書令趙彥深侍中和士開罪狀令逖奏之逖懼不敢通其事頗泄彥深等先詣帝自陳大怒執珽詰曰何故毀我士開珽因厲聲曰臣由士開得進本無欲毀之意陛下今既問臣臣不敢不以實對士開文遙彥深等專弄威權控制朝廷與吏部尚書尉瑾內外交通共爲表裏賣官鬻獄政以賄成天下訶謠若爲有識所

知安可聞於四裔陛下不以爲意臣恐大齊之業隳矣帝曰爾乃誹謗我珽曰不敢誹謗陛下取人女帝曰我以其儉餓故收養之珽曰何不開倉賑給乃買取將入後宮乎帝益怒以刀環築口鞭杖亂下將撲殺之大呼曰不殺臣陛下得名若欲得名莫殺臣爲陛下合金丹遂少獲寬放珽又曰陛下有一范曾不用知可如何帝又怒曰爾自作范曾以我爲項羽邪珽曰項羽人身亦何由可及但天命不至耳項羽布衣率烏合衆五年而成霸王業陛下藉父兄資財得至此臣以項羽未易可輕臣何止方於范曾縱張良亦不能及張良身傳太子由因四皓方定漢嗣臣位非輔弼疎外之人竭力盡忠勸陛下禪位使陛下尊爲太上子居宸扆於已及子俱休祚蕞爾張良何足可數帝愈恚令以土塞其口珽且吐且言無所屈撓乃鞭二百配甲坊尋徙於光州刺史李祖勳遇

北齊書二十九  
之甚厚別駕張奉禮希大臣意上言珽雖爲流囚常刺史對坐敕報曰牢掌奉禮曰牢者地牢也乃爲深坑置諸內苦加防禁桎梏不離其身家人親戚不得臨視夜中以蕪菁子燭熏眼因此失明武成崩後主憶之就除海州刺史是時陸令萱外干朝政其子穆提婆愛幸珽乃遺陸媪弟悉達書曰趙彥深心腹深沉欲行伊霍事儀同姊弟豈得平安何不早用智士邪和士開亦以珽能決大事欲以爲謀主故棄除舊怨虚心待之與陸媪言於帝曰襄宜昭三帝其子皆不得立今至尊猶在帝位者實猶祖孝徵此人有大功宜報重恩孝徵心行雖薄奇略出人緩急真可憑仗且其雙盲必無反意請喚取問其謀計從之入爲銀青光祿大夫祕書監加開府儀同三司和士開死後仍說陸媪出彥深以珽爲侍中在晉陽通密啓請誅琅邪其計旣行漸彼任遇又太后之被幽也珽

欲以陸媪爲太后撰魏帝皇太后故事爲太姬言之謂人曰太姬雖云婦人寔是雄傑女媧已來無有也太姬亦稱珽爲國師國寶由是拜尚書左僕射監國史加特進入文林館總監撰書封燕郡公食太原郡幹給兵七十人所住宅在義井坊旁拓隣居大事修築陸媪自往案行勢傾朝野斛律光甚惡之遙見竊罵云多事乞索小人欲行何計數常謂諸將云邊境消息處分兵馬趙令嘗與吾等參論之盲人掌機密來全不共我輩語止恐悞他國家事又珽頗聞其言因其女皇后無寵以謠言聞上曰百升飛上天明月照長安令其妻兄鄭道蓋奏之帝問珽證實又說謠云高山崩榭樹舉盲老翁背上下大斧多事老母不得語珽并云盲老翁是臣云與國同憂戚勸上行語其多事老母以道女侍中陸氏帝以問韓長鸞穆提婆并令高元海段士良密議之衆人未從因光府參軍

封士讓啓告光反遂滅其族珽又附陸媪求爲領軍後主許之詔  
須覆奏取侍中斛律季卿署名季卿密告高元海語侯呂芬穆提  
婆云季徵漢兒兩眼又不見物豈合作領軍也明旦面奏具陳珽  
不合之狀并書珽與廣寧王季珩交結無大臣體珽亦見帝令引  
入珽自分疎并云與元海素相嫌必是元海譖臣帝弱顏不能諱曰  
然珽列元海共司農卿尹子華太府少卿李叔元平淮令張叔略  
等結朋樹黨遂除子華仁州刺史叔元襄城郡太守叔略南營州  
錄事參軍陸媪又唱和之復除元海鄭州刺史珽自是專主機衡  
總知騎兵外事內外親戚皆得顯位後主亦令中要數人扶侍出  
入著紗帽直至永巷出萬春門向聖壽堂每同御榻論決政事委  
任之重群臣莫比自和士開執事以來政體隳壞珽推崇高望官  
人稱職內外稱美復欲增損政務沙汰人物始奏罷京畿府併於

領軍事連百姓皆歸郡縣宿衛都督等號位從舊官名文武章服並  
依故事又欲黜諸閹豎及群小輩推誠延士爲致治之方陸媪穆  
提婆議頗同異珽乃諷御史中丞麗伯律令劾主書王子冲納賄  
知其事連穆提婆欲使贓罪相及望因此坐并及陸媪猶恐後主  
溺於近習欲因后黨爲援請以皇后兄胡君瑜爲侍中中領軍又  
徵君瑜兄梁州刺史君璧欲以爲御史中丞陸媪聞而懷怒百方  
排毀卽出君瑜爲金紫光祿大夫解中領軍君璧還鎮梁州皇后  
之廢頗亦由此王子冲釋而不問珽日益以疎又諸宦者更共譖  
毀之無所不至後主問諸太姬憫嘿不對及三問乃下牀拜曰老  
婢合死本見和士開道季徵多才博學言爲善人故舉之比來看  
之極是罪過人實難知老婢合死後主令韓長鸞檢案得出敕受  
賜十餘事以前與其重誓不殺遂解珽侍中僕射出爲北徐州刺

史珽求見後主韓長鸞積嫌於珽遣人推出柏閣珽故求面見坐不肯行長鸞乃令軍士牽曳而出立珽於朝堂大加誚責上道後令追還解其開府儀同郡公直爲刺史至州會有陳寇百姓多反珽不關城門守埤者皆令下城靜坐街巷禁斷行人雞犬賊無所聞見不測所以疑惑人走城空不設警備珽忽然令大叫鼓譟聒天賊大驚登時走散後復結陳向城珽乘馬自出令錄事參軍王君植率兵馬乃親臨戰賊先聞其旨謂爲不能抗拒忽見親在戎行彎弧縱鏑相與驚怪畏之而罷時穆提婆憾之不已欲令城陷沒賊雖知危急不追珽且戰且守十餘日賊竟奔走城卒保全卒於州子君信涉獵書史多諸雜藝位兼通直散騎常侍聘陳使副中書郎珽出亦見廢免君信弟君彥容貌短小言辭澀訥少有才學隋大業中位至東平郡書佐郡陷翟讓因爲李密所得密甚

禮之署爲記室軍書羽檄皆成其手及密敗爲王世充所殺珽弟季隱亦有文學早知名詞章雖不逮兄亦機警有辯兼解音律魏末爲散騎常侍迎梁使時徐君房庾信來聘名譽甚高魏朝聞而重之接對者多取一時之秀盧元景之徒竝降階攝職更遞司賓季隱少處其中物議稱美季隱從父弟茂頗有辭情然好酒性率不爲時重太寧中以經學爲本鄉所薦除給事以疾辭仍不復仕珽受任寄故令呼茂茂不獲已暫來就之珽欲爲奏官茂乃逃去珽族弟崇儒少學有辭藻以幹局知名武平末司州別駕通直常侍入周爲容昌郡太守隋開皇初終宕州長史



北齊書卷三十九

列傳三十一終

魏川屯鳳鸞  
氏南商南甫

北齊書卷四十

列傳第三十二

魏川屯鳳鸞  
氏南商南甫

尉瑾

馮子琮

赫連子悅

唐邕

白建

尉瑾字安仁父慶賓為魏肆州刺史瑾少而敏悟好學慕善稍遷直後司馬子如執政瑾取其外生皮氏女由此擢拜中書舍人既

及古開  
毛氏

遇彌重又吏部銓衡所歸事多秘密由是朝之幾事頗亦預聞尋兼右僕射攝選未幾卽真病卒世祖方在三臺飲酒文遙奏聞遂命徹樂罷飲瑾外雖通顯內闕風訓閨門穢雜爲世所鄙然亦能折節下士意在引接名流但不別之及官高任重便大躁急省內郎中將論事者逆卽瞋詈不可諮承旣居大選彌日驕很子德載

嗣

馮子琮信都人北燕王馮跋之後也父靈紹度支郎中子琮性聰敏涉獵書傳爲肅宗除領軍府法曹典機密攝庫部肅宗曾閱簿領試令口陳子琮闇對無有遺失子琮妻胡皇后妹也遷殿中郎加東宮管記又奉別詔令共胡長粲輔導太子轉庶子天統元年世祖禪位後主世祖御正殿謂子琮曰少君左右宜得正人以卿心存正直今以後事相委除給事黃門侍郎領主衣都統世祖在

晉陽旣居舊殿少帝未有別所詔子琮監造大明宮宮成世祖親自巡幸怪王不甚宏麗子琮對曰至尊幼年纂承大業欲令敦行節儉以示萬邦兼此北連天闕不宜過復崇峻世祖稱善及世祖崩僕射和士開先恠侍疾祕喪三日不發子琮問士開不發喪之意士開引神武文襄初崩竝祕喪不舉至尊年少恐王公有貳心意欲晉建集涼風堂然後與公詳議時太尉錄尚書事趙郡王叡先恠居內預帷幄之謀子琮素知士開忌叡及領軍臨淮王婁定遠恐其矯遺詔出叡外任奪定遠禁衛之權因答云大行神武之子今上又是先皇傳位群臣富貴者皆是至尊父子之恩但令在內貴臣一無改易王公已下必無異望世異事殊不得與霸朝相比且公出宮門已經數日升遐之事行路皆傳久而不舉恐有他變於是乃發喪元文遙以子琮太后妹夫恐其獎成太后干政說

趙郡王及士開出之拜鄭州刺史卽令之任子琮除州非後主本  
意中旨殷勤特給後部鼓吹加兵五十人并聽將物度關至州未  
幾太后爲齊安王納子琮長女爲妃子琮因請假赴鄴遂授吏部  
尚書其妻恃親放縱請謁公行賄貨填積守宰除授先定錢帛多  
少然後奏聞其所通致事無不允子琮亦不禁制俄遷尚書左僕  
射仍攝選和士開居要日久子琮舊所附託卑辭曲躬事事諮稟  
士開弟休與盧氏婚子琮檢校趨走與士開府寮不異是時內官  
除授多由士開奏擬子琮旣恃內戚兼帶選曹自擅權寵頗生間  
隙琅邪王儼殺士開子琮與其事就內省絞殺之子琮微有識監  
及位望轉隆宿心頓改擢引非類以爲深交縱其子弟官位不依  
倫次又專營婚媾歷選上門例以官爵許之旬日便驗子慈正  
赫連子悅字士欣勃勃之後也魏永安初以軍功濟州別駕及

高祖起義侯景爲刺史景本爾朱心腹子悅勸景起義景從之除  
林慮守世宗往晉陽路由是郡因問所不便悅答云臨水武安二  
縣去郡遙遠山嶺重疊車步艱難若東屬魏郡則地平路近世宗  
笑曰卿徒知便民不覺損幹子悅答云所言因民疾苦不敢以私  
潤負公心世宗云卿能如此甚善甚善仍敕依事施行在郡滿更徵  
爲臨漳令後除鄭州刺史于時新經河清大水民多逃散子悅親  
加恤隱戶口益增治爲天下之最入爲都官尚書鄭州民八百餘  
請立碑頌德有詔許焉後以本官兼吏部子悅在官唯以清勤自  
守旣無學術又闕風儀人倫清鑒去之彌遠一旦居銓衡之首大  
招物議由是除太常卿卒

唐邕字道和太原晉陽人其先自晉昌徙焉父靈芝魏壽陽令邕  
少明敏有治世才具太昌初或薦於高祖命其直外兵曹典執文

帳邕善書計彊記默識以幹濟見知擢爲世宗大將軍府參軍及世宗崩事出倉卒顯祖部分將士鎮壓四方夜中召邕支配造次便了顯祖甚重之顯祖頻年出塞邕必陪從專掌兵機識悟開明承變敏速自督將以還軍吏以上勞効由緒無不諳練每有顧問占對如響或於御前簡閱雖三五百人邕多不執文簿暗唱官位姓名未常謬誤七年於羊汾堤講武令邕總爲諸軍節度事畢仍監宴射之禮是日顯祖親執邕手引至太后前坐於丞相斛律金之上啓太后云唐邕彊幹一人當千仍別賜錦綵錢帛邕非唯彊濟明辨然亦善揣上意進取多途是以恩寵日隆委任彌重顯祖又嘗對邕白太后云唐邕分明彊記每有軍機大事手作文書口且處分耳又聽受實是異人一日之中六度賜物又嘗解所服青鼠皮裘賜邕云朕意在車馬衣裘與卿共弊十年從幸晉陽除兼

給事黃門侍郎領中書舍人顯祖嘗登童子佛寺望并州城曰此是何等城或曰此是金城湯池天府之國帝云我謂唐邕是金城此非金城也其見重如此其後語邕曰卿劬勞旣久欲除卿作州頻敕楊遵彥更求人堪代卿者遵彥云比遍訪文武如卿之徒實不可得所以遂停此意卿宜勉之顯祖或時切責侍臣不稱旨者云觀卿等舉措不中與唐邕作奴其見賞遇多此類肅宗作相除黃門侍郎於華林園射特賜金帶寶器服玩雜物五百種天統初除侍中并州大中正又拜護軍餘如故邕以軍民教習田獵依令十二月月別三圍以爲人馬疲敝奏請每月兩圍世祖從之後出爲趙州刺史餘官如故世祖謂邕曰朝臣未有帶侍中護軍中正作州者以卿故有此舉放卿百餘日休息至秋間當卽追卿遷右僕射又遷尚書令封晉昌王錄尚書事屬周師來寇丞相高阿那

肱率兵赴援邕配割不甚從允因此有隙肱譖之遣侍中斛律季卿宣旨責讓留身禁止尋釋之車駕將幸晉陽敕季卿總知騎兵度支事多自決不相詢稟邕自恃從霸朝以來常典樞要歷事六帝遇恩甚重且為季卿所輕負氣鬱怏形於辭色帝平陽敗後狼狽還鄴都邕懼那肱譖之恨斛律季卿輕已遂留晉陽與莫多婁敬顯等崇樹安德王為帝信宿城陷邕遂降周依例授儀同大將軍卒於鳳州刺史邕性識明敏通解時事齊氏一代典執兵機凡是九州軍士四方勇募彊弱多少番代往還及器械精麤糧儲虛實精心勤事莫不諳知自大寧以來奢侈糜費比及武平之末府藏漸虛邕度支取捨大有裨益然既被任遇意氣漸高其未經府寺陳訴越覽詞牒條數甚多俱為憲臺及左丞彈糾竝御注放免司空從事中郎封長業太尉記室參軍平濤竝為徵官錢違限邕

各杖背二十齊時宰相未有搥撻朝士者至是甚駭物聽邕三子長子君明開府儀同三司開皇初卒於應州刺史次子君徹中書舍人隋順戎二州刺史大業中卒於武賁郎將少子君德以邕降周伏法齊朝因高祖作相丞相府外兵曹騎兵曹分掌兵馬及天保受禪諸司監咸歸尚書唯此二曹不廢令唐邕白建主治謂之外兵省其後邕建位望轉隆各為省主令中書舍人分判二省事故世稱唐白云

白建字彥舉太原陽邑人也初入大丞相府騎兵曹典執文帳明解書計為同局所推天保十年兼中書舍人肅宗輔政除大丞相騎兵參軍河清三年突厥入境代忻二牧悉是細馬合數萬匹在五臺山北柏谷中避賊退後敕建就彼檢校續使人詣建問領馬送定州付民養飼建以馬久不得食瘦弱遠送恐多死損遂違敕

以便宜從事隨近散付軍人啓知敕許焉戎乘無損建有力焉武  
平末歷特進侍中中書令建雖無他才勤於在公屬王業始基戎  
寄爲重建與唐邕俱以典執兵馬致位卿相晉陽國之下都每年  
臨幸徵詔差科責成州郡本藩寮佐爰及守宰諮承陳請趨走無  
暇諸子幼稚俱爲州郡主簿新君選補必先召辟男婚女嫁皆得  
勝流當世以爲榮寵之極武平七年卒

北齊書卷四十 列傳第三十三 終

西川史國圖  
氏蘭

北齊書卷四十一

西川史國圖  
氏蘭

列傳第三十三

暴顯

皮景和

鮮于世榮

綦連猛

元景安

獨孤永業

傳伏

高保寧

暴顯字思祖魏郡斥丘人也祖喟魏琅邪太守朔州刺史因家邊  
朔父誕魏恒州刺史左衛將軍樂安公顯幼時見一沙門指之曰

及古開 五

此郎子有好相表大必爲良將貴極人臣語終失僧莫知所去顯少經軍旅善於騎射曾從魏孝莊帝出獵一日之中手獲禽獸七十三季昌二年除羽林監中興元年除襄威將軍晉州車騎府長史後從高祖於信都舉義授中堅將軍散騎侍郎帳內大都督加安東將軍銀青光祿大夫屯留縣開國侯天平二年除渤海郡守元象元年除雲州大中正兼武衛將軍加鎮東將軍二年除北徐州刺史當州大都督從高祖與西師戰於印山高祖令顯守河橋鎮據中渾城武定二年除征南將軍廣州刺史侯景反於河南爲景所攻顯率左右二十餘騎突出賊營拔難歸國時高岳慕容紹宗等卽配顯士馬隨岳等破景於渦陽武定六年拜太府卿從世宗平王思政於潁川授潁州刺史七年轉鄭州刺史八年加驃騎將軍進侯爲公通前食邑一千三百戶天保元年加衛大將軍刺

史如故二年與清河王高岳襲歷陽取之爲賊貨解鄭州大理禁止處斷未訖爲合肥被圍遣與步汗薩慕容儼等同攻梁北徐州擒刺史王彊與梁泰州刺史嚴超達戰於涇城破之五年授儀同三司其年又與高岳南臨漢水攻下梁西楚州獲刺史許法光于時梁將蕭循與侯瑱等圍慕容儼於郢州復以顯爲水軍大都督從攝口入江救之師還加開府儀同三司賞帛五百疋十年食幽州范陽郡幹乾明元年除車騎大將軍皇建元年轉封樂安郡開國公二年除趙州刺史河清元年遷洛州刺史二年復除朔州刺史秩滿歸天統元年加特進驃騎大將軍封定陽王四年卒六十六皮景和琅邪下邳人也父慶賓魏淮南王開府中兵參軍事正光中因使懷朔遇世亂因家廣寧之石門縣景和少通敏善騎射初以親信事高祖後補親信副都督武定二年征步落稽世宗疑賊

有伏兵令景和將五六騎深入一谷中值賊百餘人便共格戰景和射數十人莫不應弦而倒高祖嘗令景和射一野豕一箭而獲之深見嗟賞除庫直正都督天保初授假節通州刺史封永寧縣開國子後從襲庫莫奚加左右大都督又從度黃龍征契丹定稽胡尋從討茹茹主菴羅辰於陁北又從平茹茹餘燼景和趨捷有武用每有戰功十年食安樂郡幹乾明元年除武衛將軍兼給事黃門侍郎肅宗作相以本官攝大丞相府從事中郎大寧元年除儀同三司散騎常侍武衛大將軍尋加開府二年出爲梁州刺史三年突厥圍逼晉陽令景和馳驛赴京督領後軍赴并州未到間賊已退仍除領左右大將軍食齊郡幹又除并省五兵尚書天統元年遷殿中尚書二年除侍中景和於武職之中兼長吏事又性識均平故頻有美授周通好之後冠蓋往來常令景和對接每與

使人同射百發百中甚見推重武平中詔獄多令中黃門等監治恒令景和按覆據理執正由是過無枉濫後除特進中領軍封廣漢郡開國公又隨斛律光率衆西討尅姚白亭二城別封永寧郡開國公又除領軍將軍又從軍拔宜陽城封開封郡開國公琅邪王之殺和士開也兵指西關內外惶惑莫知所爲景和請後主出千秋門自號令事平除尚書右僕射趙州刺史尋遷河南行臺尚書右僕射洛州刺史陳將吳明徹寇淮南令景和率衆拒之除領軍大將軍封文城郡王轉食高陽郡幹軍至祖口值上人陳暄等作亂景和平之又有陽平人鄭子饒詐依佛道設齋會用米麪不多供贍甚廣密從地藏漸出餅飯愚人以爲神力見信於魏衛之間將爲逆亂謀泄掩討漏逸乃潛度河聚衆數千自號長樂王已破乘氏縣又欲襲西兗州城景和自南兗州遣騎數百擊破之斬



首二千餘級生擒子饒送京師烹之及吳明徹圍壽陽敕令景和與賀拔伏恩等赴救景和以尉破胡軍始喪敗怯懦不敢進頓兵淮口頗有敕使催促然始度淮屬壽陽已陷狼狽北還器械軍資大致遺失陳將蕭摩訶率步騎於淮北倉陵城截之景和得整旅逆戰摩訶退歸是時拒吳明徹者多致傾覆唯景和全軍而還由是獲賞除尚書令別封西河郡開國公賜錢二十萬酒米十車時陳人聲將度淮令景和停軍西兗州爲拒守節度武平六年病卒年五十五贈侍中使持節都督定常朔幽定平六州諸軍事太尉公錄尚書事定州刺史長子信機悟有風神微涉書傳武平末開府儀同三司武衛將軍於勳貴子弟之中稱其識鑒於并州降周軍授上開府軍正中大夫隋開皇中卒於洮州刺史少子宿達武平末太子齋帥有才藻檢行開皇中通事舍人丁母憂起復將赴京

辭靈慟哭而絕久而獲蘇不能下食三日致死

鮮于世榮漁陽人也父寶業懷朔鎮將武平初贈儀同三司祠部尚書朔州刺史世榮少而沈敏有器幹興和二年爲高祖親信副都督稍遷平西將軍賜爵石門縣子後頻從顯祖討茹破稽胡又從高岳平郢州除持節河州刺史食朝歌縣幹尋爲肅宗丞相府諮議參軍皇建中除儀同三司武衛將軍天統二年加開府又除鄭州刺史武平中以平信州賊除領軍將軍轉食上黨郡幹從平高思好封義陽王七年後主幸晉陽令世榮以本官判尚書右僕射事貳北平王北宮留後尋有敕令與吏部尚書袁聿修在尚書省檢試舉人爲乘馬至雲龍門外入省北門爲憲司舉奏免官後主圍平陽除世榮領軍將軍周師將入鄴除領軍大將軍太子太傅於城西拒戰敗被擒爲周武所殺世榮雖武人無文藝以朝

危政亂每竊歎之見徵稅無厭賜與過度發言歎惜子子真武平  
未假儀同三司

綦連猛字武兒代人也其先姬姓六國末避亂出塞保祁連山因  
以山爲姓北人語訛故曰綦連氏父元成燕郡太守猛少有志氣  
便習弓馬永安三年爾朱榮徵爲親信至洛陽榮被害卽從爾朱  
世隆出奔建州仍從爾朱兆入洛其年又從兆討紇豆陵步藩補  
都督普泰元年加征虜將軍中散大夫猛父母兄弟皆在山東爾  
朱京纏欲投高祖謂猛曰王以爾父兄皆在山東每懷不信爾若  
不走今夜必當殺爾可走去猛以素蒙兆恩拒而不從京纏曰我  
今亦欲去爾從我不猛又不從京纏乃舉稍曰爾不從我必刺爾  
猛乃從之去城五十餘里卽背京纏復歸爾朱及兆敗乃歸高祖  
高祖問曰爾朱京纏將爾投我爾中路背去何也猛乃具陳服事

之理不可貳心高祖曰爾莫懼服事人法須如此遂補都督步落  
稽等起逆在覆金山使猛討之大捷特被賞賚元象元年從高祖  
向河陽與周文帝戰於邙山二年除平東將軍中散大夫其年又  
轉中外府帳內都督賞邙山之功封廣興關國君五年梁使來聘  
云有武藝求訪北人欲與相角世宗遣猛就館接之雙帶兩韃左  
右馳射兼共試力挽彊弓梁人引弓兩張力皆三石猛遂併取四張  
疊而挽之過度梁人嗟服之其年除撫軍將軍別封石城縣開國  
子食肆州平寇縣幹天保元年除都督東秦州刺史別封雍州京  
兆郡覆城縣開國男從顯祖討契丹大獲戶口又隨斛律敗北征  
茹茹敦令猛輕將百騎深入覘候還至白道與軍相會因此追躡  
遂大破之賚帛三百段七年除武衛將軍儀同三司九年轉武衛  
大將軍乾明初加車騎大將軍皇建元年封石城郡開國伯尋進

爵爲君二年除領左右大將軍從肅宗討奚賊大捷獲馬二千疋  
牛羊三萬頭河清二年加開府突厥侵逼晉陽敕猛將三百騎覘  
賊遠近行至城北十五里遇賊前鋒以賊衆多遂漸退避賊中有  
一驍將超出來鬪猛遙見之卽亦挺身獨出與其相對俯仰之間  
刺賊落馬因卽斬之三年別封武安縣開國君加驃騎大將軍天  
統元年遷右衛大將軍乃奉世祖敕恒令在嗣王左右兼知內外  
機要之事三年除中領軍四年轉領軍將軍別封義寧縣開國君  
五年除并省尚書左僕射餘如故除并省尚書令領軍大將軍封  
山陽王猛自和士開死後漸預朝政疑議與奪咸亦咨稟趙彥深  
以猛武將之中頗疾姦佞言議時有可采故引知機事祖珽旣出  
彥深以猛爲趙之黨與乃除光州刺史已發至牛蘭忽有人告和  
士開被害日猛亦知情遂被追止還入內禁留簿錄家口尋見釋

削王爵止以開府赴州在任寬惠清慎吏民稱之淮陰王阿那肱  
與猛有舊每欲攜引之曾有敕徵詣闕似欲委寄韓長鸞等沮難  
復除膠州刺史尋徵還令在南兗防捍後主平陽敗還又徵赴鄴  
除大將軍齊亡入周尋卒

元景安魏昭成五世孫也高祖虔魏陳留王父永少爲奉朝請自  
積射將軍爲元天穆薦之於爾朱榮參立孝莊之謀賜爵代郡公  
加將軍太中大夫二夏幽三州行臺左丞持節招納降戶四千餘  
家榮又啓封永朝那縣子邑三百戶持節南幽州刺史假撫軍將  
軍天平初高祖以爲行臺左丞尋除潁川刺史又爲北揚州刺史  
天保中徵拜大司農卿遷銀青光祿大夫依例降爵爲乾鄉男大  
寧二年遷金紫光祿大夫景安沉敏有幹局少工騎射善於事人  
釋褐爾朱榮大將軍府長流參軍加寧遠將軍又轉榮大丞相府

長流參軍高祖平洛陽領軍婁昭薦補京畿都督父永啓迴代郡公授之加前將軍太中大夫隨武帝西入天平末大軍西討景安臨陣自歸高祖嘉之卽補都督興和中轉領親信都督邙山之役力戰有功賜爵西華縣都鄉男代郡公如故世宗入朝景安隨從在鄴于時江南款附朝貢相尋景安妙閑馳騁雅有容則每梁使至恒令與斛律光皮景和等對客騎射見者稱善世宗嗣事啓滅國封分錫將士封石保縣開國子邑三百戶加安西將軍又授通州刺史加鎮西將軍轉子爲伯增邑通前六百戶餘如故天保初加征西將軍別封興勢縣開國伯帶定襄縣令賜姓高氏三年從破庫莫奚於代川轉領左右大都督餘官竝如故四年從討契丹於黃龍領北平太守後頻從駕再破茹茹遷武衛大將軍又轉領左右大將軍兼七兵尚書時初築長城鎮戍未立突厥強盛慮或

侵邊仍詔景安與諸軍緣塞以備守督領旣多且所部軍人富於財物遂賄貨公行顯祖聞之遣使推檢同行諸人贓汗狼籍唯景安纖毫無犯帝深嘉歎乃詔有司以所聚斂贓絹五百疋賜之以彰清節又轉都官尚書加儀同三司食高平郡幹又拜儀同三司乾明元年轉七兵尚書加車騎大將軍皇建元年又兼侍中馳驛詣鄴慰勞百司巡省風俗肅宗曾與群臣於西園醺射文武預者二百餘人設侯去堂百四十餘步中的者賜與良馬及金玉錦綵等有一人射中獸頭去臯寸餘唯景安最後有一矢未發帝令景安解之景安徐整容儀操弓引滿正中獸臯帝嗟賞稱善特賚馬兩疋玉帛雜物又加常等大寧元年加開府二年轉右衛將軍尋轉右衛大將軍天統初判并省尚書右僕射尋出爲徐州刺史四年除豫州道行臺僕射豫州刺史加開府儀同三司武平三年進

授行臺尚書令刺史如故封歷陽郡王景安之在邊州鄰接他境綏和邊鄙不相侵暴人物安之又管內蠻多華少景安被以威恩咸得寧輯比至武平末招慰生蠻輸租賦者數萬戶六年徵拜領軍大將軍入周以大將軍大義郡開國公率衆討稽胡戰沒子仁武平末儀同三司武衛隋驃騎將軍卒於丹陽太守初永兄祚襲爵陳留王祚卒子景皓嗣天保時諸元帝室親近者多被誅戮疏宗如景安之徒議欲請姓高氏景皓云豈得棄本宗逐他姓大丈夫寧可玉碎不能瓦全景安遂以此言白顯祖乃收景皓誅之家屬徙彭城由是景安獨賜姓高氏自外聽從本姓永弟种子豫字景豫美姿儀有器幹永安中羽林監元顥入洛以守河內功賜爵永安君後爲濮陽郡守魏彭城王韶引爲開府諮議參軍韶出鎮定州啓爲定州司馬及景安告景皓慢言引豫言相應和豫占云

爾時以衣袖掩景皓口云兄莫妄言及問景皓與豫所列符同獲免自外同聞語者數人皆流配遠方豫卒於徐州刺史

獨孤永業字世基本姓劉中山人母改適獨孤氏永業幼孤隨母爲獨孤家所育養遂從其姓焉止於軍士之中有才幹便弓馬被簡擢補定州六州都督宿衛晉陽或稱其有識用者世宗與語悅之超授中外府外兵參軍天保初除中書舍人豫州司馬永業解書計善歌舞甚爲顯祖所知乾明初出爲河陽行臺右丞遷洛州刺史又轉左丞刺史如故加散騎常侍宜陽深在敵境周人於黑澗築城戍以斷糧道永業亦築鎮以抗之治邊甚有威信遷行臺尚書至河清三年周人寇洛州永業恐刺史段思文不能自固馳入金墉助守周人爲土山地道曉夕攻戰經三旬大軍至寇乃退永業久在河南善於招撫歸降者萬計選其二百人爲爪牙每先

北齊書四十五  
鋒以寡敵衆周人憚之加儀同三司賞賜甚厚性鯁直不交權勢  
斛律光求二婢弗得毀之於朝廷河清末徵爲太僕卿以乞伏貴  
和代之於是西境感弱河洛人情騷動武平三年遣永業取斛律  
豐洛因以爲北道行臺僕射幽州刺史尋徵爲領軍將軍河洛民  
庶多思永業朝廷又以疆場不安除永業河陽道行臺僕射洛州  
刺史周武帝親攻金墉永業出兵禦之問曰是何達官作何行動  
周人曰至尊自來主人何不出看客永業曰客行匆速是故不出  
乃通夜辦馬槽二千周人聞之以爲大軍將至乃解圍去永業進  
位開府封臨川王有甲士三萬初聞晉州敗請出兵北討奏寢不  
報永業慨憤又聞并州亦陷爲周將常山公所逼乃使其子須達  
告降於周周武授永業上柱國宣政未出爲襄州總管大象二年  
爲行軍總管崔彥睦所殺

傅伏太安人也父元興儀同北蔚州刺史伏少從戎以戰功稍至  
開府永橋領民大都督周帝前攻河陰伏自橋夜渡入守中渾城  
南城陷被圍二旬不下救兵至周師還伏謂行臺乞伏貴和曰賊  
已疲弊願得精騎二千追擊之可捷也貴和弗許武平六年除東  
雍州刺史會周兵來逼伏出戰却之周尅晉州執獲行臺尉相貴  
以之招伏伏不從後主親救晉州以伏爲行臺右僕射周軍來掠  
伏擊走之周克并州遣韋孝寬與其子世寬來招伏曰并州已平  
故遣公兒來報便宜急下授上大將軍武鄉郡開國公卽給告身  
以金馬礪二酒鍾爲信伏不受謂孝寬曰事君有死無貳此兒爲  
臣不能竭忠爲子不能盡孝人所讎疾願卽斬之以號令天下周  
帝自鄴還至晉州遣高阿那肱等百餘人臨汾召伏伏出軍隔水  
相見問至尊今在何處阿那肱曰已被捉獲別路入關伏仰天大

哭率衆入城於廳事前北面哀號良久然後降周帝見之曰何不  
早下伏流涕而對曰臣三世蒙齊家衣食被任如此革命不能自  
死羞見天地周帝親執其手曰爲臣當若此朕平齊國唯見公一  
人乃自食一羊肋以骨賜伏曰骨親肉疎所以相付遂別引之與  
同食令於侍伯邑宿衛授上儀同敕之曰若卽與公高官恐歸投  
者心動努力好行無慮不富貴又問前救河陰得何官職伏曰蒙  
一轉授特進永昌郡開國公周帝謂後主曰朕前三年教習兵馬  
決意往取河陰正爲傳伏能守城不可動是以收軍而退公當時  
賞授何其薄也賜伏金酒卮後以爲岷州刺史尋卒齊軍晉州敗  
後兵將罕有全節者其殺身成仁者有儀同叱于苟生鎮南兗州  
周帝破鄴赦書至苟生自縊死又有開府中侍中宦者田敬宣本  
字鵬蠻人也年十四五便好讀書旣爲闕寺伺隙便周章詢請每

至文林館氣喘汗流問書之外不暇他語及視古人節義事未嘗  
不感激沈吟顏之推重其勤學甚加開獎後遂通顯後主之奔青  
州遣其西出參伺動靜爲周軍所獲問齊主何在給云已去毆捶  
服之每折一支辭色愈厲竟斷四體而卒又有雷顯和晉州敗後  
爲建州道行臺左僕射周帝使其子招焉顯和禁其子而不受聞  
鄴城敗乃降後主失并州使開府紇奚永安告急於突厥他鉢略  
可汗及聞齊滅他鉢處永安於吐谷渾使下永安抗言曰本國旣  
敗永安豈惜賤命欲閉氣自絕恐天下不知大齊有死節臣唯乞  
一刀以顯示遠近他鉢嘉其壯烈贈馬七十匹而歸

高保寧代人也不知其所從來武平末爲營州刺史鎮黃龍夷夏  
重其威信周師將至鄴幽州行臺潘子晃徵黃龍兵保寧率驍銳  
并契丹靺鞨萬餘騎將赴救至北平知子晃已發薊又聞鄴都不

守便歸營周帝遣使招慰不受敕書范陽王紹信在突厥中上表  
勸進范陽署保寧為丞相及盧昌期據范陽城起兵保寧引紹信  
集夷夏兵數萬騎來救之至潞河知周將宇文神舉已屠范陽還  
據黃龍竟不臣周

史臣曰皮景和等爰自霸基策名戎幕間關夷險迄於末運位高  
任重咸逐本誠亦各遇其時也傳伏之徒俱表忠節不然則丹青  
簡冊安可貴乎

贊曰唯此諸將榮名是保不愆不忘以斯終老傳子之輩逢茲不  
造未遇烈風誰知勁艸

北齊書卷四十一 列傳第三十二



北齊書卷四十二

列傳第三十四



陽斐

盧潛

崔劼

盧叔武

陽休之

袁聿修

陽斐字叔鸞北平漁陽人也父藻魏建德太守贈幽州刺史孝莊  
時斐於西兗督護流民有功賜爵方城伯歷侍御史兼都官郎中  
廣平王開府中郎修起居注興和中除起部郎中兼通直散騎常  
侍聘於梁梁尚書羊侃魏之叛人也與斐有舊欲請斐至宅三致



書斐不答梁人曰羊來已久經貴朝遷革李盧亦詣宅相見卿何致難斐曰柳下惠則可吾不可梁主乃親謂斐曰羊俛極願相見今二國和好天下一家安得復論彼此斐終辭焉使還除廷尉少卿石濟河溢橋壞斐修治之又移津於白馬中河起石渾兩岸造關城累年乃就東郡太守陸士佩以黎陽關河形勝欲因山卽壑以爲公家苑囿遺斐書曰當諮大將軍以足下爲匠者斐答書拒曰當今殷憂啓聖運遭昌曆故大丞相天啓霸功再造太極大將軍光承先構嗣績丕顯國步始康民勞未息誠宜輕徭薄賦勤恤民隱詩不云乎民亦勞止迄可小康惠此中國以綏四方古之帝王亦有表山刊樹未足盡其意下輦成宴詎能窮其情正足以靡天地之財用劉生民之髓腦是故孔子對葉公以來遠酬哀公以臨民所問雖同所急異務故也相如壯上林之觀揚雄騁羽獵之

辭雖係以墮墻填壑亂以收置落網而言無補於風規祇足昭其愆戾也尋轉尚書右丞天保初除鎮南將軍尚書吏部郎中以公事免久之除都水使者顯祖親御六軍北攘突厥仍詔斐監築長城作罷行南譙州事加通直散騎常侍壽陽道行臺左丞遷散騎常侍食陳留郡幹未幾除徐州刺史帶東南道行臺左丞乾明元年徵拜廷尉卿遷衛大將軍兼都官尚書行太子少傅徙殿中尚書以本官監瀛州事抗表致仕優詔不許頃之拜儀同三司食廣阿縣幹卒於位贈使持節都督北豫光二州諸軍事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中書監北豫州刺史諡曰敬簡子師忞中書舍人盧潛范陽涿人也祖尚之魏濟州刺史父文符通直侍郎潛容貌瓌偉善言談少有成人志尚儀同賀拔勝辟開府行參軍補侍御史世宗引爲大將軍西閤祭酒轉中外府中兵參軍機事強濟爲

世宗所知言其終可大用王思政見獲於潁川世宗重其才識潛曾從容白世宗云思政不能死節何足可重世宗謂左右曰我有盧潛便是更得一王思政天保初除中書舍人以奏事忤旨免尋除左民郎中坐譏議魏書與王松年李庶等俱被禁止會清河王岳將救江陵特赦潛以爲岳行臺郎還遷中書侍郎尋遷黃門侍郎黃門鄭子默奏言潛從清河王南討清河王令潛說梁將侯瑱大納賂遺還不奏聞顯祖杖潛一百仍截其鬚左遷魏郡丞尋除司州別駕出爲江州刺史所在有治方肅宗作相以潛爲揚州道行臺左丞先是梁將王琳爲陳兵所敗擁其主蕭莊歸壽陽朝廷以琳爲揚州刺史敕潛與琳爲南討經略琳部曲故義多在揚州與陳寇鄰接潛輯諧內外甚得邊俗之和陳泰譙二州刺史王奉國合州刺史周令珍前後入寇潛輒破平之以功加散騎常侍食

彭城郡幹遷合州刺史左丞如故又除行臺尚書尋授儀同三司王琳銳意圖南潛以爲時事未可屬陳遣移書至壽陽請與國家和好潛爲奏聞仍上啓且願息兵依所請由是與琳有隙更相表列世祖追琳入京除潛揚州刺史領行臺尚書潛在淮南十三年任總軍民大樹風績甚爲陳人所憚陳主與其邊將書云盧潛猶在壽陽聞其何當還北此虜不死方爲國患卿宜深備之顯祖初平淮南給十年優復年滿之後逮天統武平中徵稅煩雜又高元海執政斷漁獵人家無以自資諸商胡負官責息者宦者陳德信縱其妄注淮南富家令州縣徵責又敕送突厥馬數千疋於揚州管內令土豪貴買之錢直始入便出敕括江淮間馬竝送官廐由是百姓騷擾切齒嗟怨潛隨事撫慰兼行權略故得寧靖武平三年徵爲五兵尚書揚州吏民以潛戒斷酒肉篤信釋氏大設僧會

以香華緣道流涕送之潛歎曰正恐不久復來耳至鄴未幾陳將  
吳明徹度江侵掠復以潛爲揚州道行臺尚書五年與王琳等同  
陷尋死建業年五十七其家購屍歸葬贈開府儀同三司尚書右  
僕射兗州刺史無子以弟士邃子元季爲嗣士邃字子淹少爲崔  
昂所知昂云此昆季足爲後生之俊但恨其俱不讀書耳歷侍御  
史司徒祭酒尚書郎鄴縣令尚書左右丞吏部郎中出爲中山太  
守帶定州長史齊亡後卒潛從祖兄懷仁字子友魏司徒司馬道  
將之子懷仁涉學有文辭情性恬靖常蕭然有閑放之致歷太尉  
記室弘農郡守不之任卜居陳留界所著詩賦銘頌二萬餘言又  
撰中表實錄二十卷懷仁有行檢善與人交與琅邪王衍隴西李  
壽之情好相得曾語衍云昔太丘道廣許劭知而不顧嵇生性情  
鍾會過而絕言吾處季孟之間去其泰甚衍以爲然武平末卒懷

仁兄子莊之少有名望官歷太子舍人定州別駕東平太守武平  
中都水使者卒官懷仁從父弟昌衡魏尚書左僕射道虔之子武  
平末尚書郎沈靖有才識風儀蘊籍容止可觀天保中尚書王昕  
以雅談獲罪諸弟尚守而不墜自茲以後此道頓微昌衡與順丘  
李若彭城劉泰珉河南陸彥師隴西辛德源太原王修竝爲後進  
風流之士昌衡從父弟思道魏處士道亮之子神情俊發少以才  
學有盛名武平末黃門侍郎待詔文林館思道父兄正達正思正  
山魏右光祿大夫道幼之子正達尚書郎正思北徐州刺史太子  
詹事儀同三司正山永昌郡守兄弟以后舅武平中竝得優贈正  
山子公順早以文學見知武平中符璽郎待詔文林館與博陵崔  
君洽隴西李師上同志友善從駕晉陽寓居僧寺朝士謂康寺三  
少爲物論推許正達從父弟熙裕父道舒爲長兄道將讓爵由是

熙裕襲固安伯虛淡守道有古人之風爲親表所敬重潛從祖兄  
孫之魏尚書義僖之子清靖寡欲卒於司徒記室參軍

崔劼字彥玄本清河人曾祖曠南度河居青州之東時宋氏於河  
南立冀州置郡縣卽爲東清河郡人南縣分易更爲南平原貝丘  
人也世爲三齊大族祖靈延宋長廣太守父光魏太保劼少而清  
虛寡欲好學有家風魏末自開府行參軍歷尚書儀曹郎祕書丞  
修起居注中書侍郎興和三年兼通直散騎常侍使于梁天保初  
以議禪代除給事黃門侍郎加國子祭酒直內省典機密清儉勤  
慎甚爲顯祖所知拜南青州刺史在任有政績皇建中入爲祕書  
監齊州大中正轉鴻臚卿遷并省度支尚書俄授京省尋轉五兵  
尚書監國史在臺閣之中見稱簡正世祖之將禪後主先以問劼  
劼諫以爲不可由是忤意出爲南充州刺史代還重爲度支尚書

儀同三司食文登縣幹尋除中書令加開府待詔文林館監換新  
書遇病卒時年六十六贈齊州刺史尚書右僕射諡曰文貞初和  
士開擅朝曲求物譽諸公因此頗爲子弟干祿世門之胄多處京  
官而劼二子拱搆竝爲外任弟廓之從容謂劼曰拱搆幸得不凡  
何爲不在省府之中清華之所而竝出外藩有損家代劼曰立身  
以來恥以一言自達今若進兒與身何異卒無所求聞者莫不歎  
服拱天統中任城王浹丞相諮議參軍管記室搆揚州錄事參軍  
廓之沉隱有識量以學業見稱自臨水令爲琅邪王儼大司馬西  
閭祭酒遷領軍功曹參軍武平中卒

盧叔武范陽涿人青州刺史文偉從子也父光宗有志尚叔武兩  
兄觀仲竝以文章顯於洛下叔武少機悟豪率輕俠好奇策慕諸  
葛亮之爲人爲賀拔勝荊州開府長史勝不用其計棄城奔梁叔武

歸本縣築室臨陂優游自適世宗降辟書辭疾不到天保初復徵  
不得已布裘乘露車至鄴楊愔往候之以爲司徒諮議稱疾不受  
肅宗卽位召爲太子中庶子加銀青光祿大夫問以世事叔武勸  
討關西畫地陳兵勢曰人衆敵者當任智謀鈞者當任勢力故強  
者所以制弱富者所以兼貧今大齊之比關西強弱不同貧富有  
異而戎馬不息未能吞并此失於不用強富也輕兵野戰勝負難  
必是胡騎之法非深謀遠算萬全之術也宜立重鎮於平陽與彼  
蒲州相對深溝高壘運糧積甲築城戍以屬之彼若閉關不出則  
取其黃河以東長安窮蹙自然困死如彼出兵非十萬以上不爲  
我敵所供糧食皆出關內我兵士相代年別一番穀食豐饒運送  
不絕彼來求戰我不應之彼若退軍卽乘其弊自長安以西民疏  
城遠敵兵來往實有艱難與我相持農作且廢不過五年彼自破

矣帝深納之又願自居平陽成此謀略上令元文遙與叔武參謀  
撰平西策一卷未幾帝崩事遂寢世祖踐祚拜儀同三司都官尚  
書出爲合州刺史武平中遷太子詹事右光祿大夫叔武在鄉時  
有粟千石每至春夏鄉人無食者令自載取至秋任其償都不計  
校然而歲歲常得倍餘旣在朝通貴自以年老兒子又多遂營一  
大屋曰歌於斯哭於斯魏收曾來詣之訪以洛京舊事不待食而  
起云難爲子費叔武留之良久食至但有粟殮葵菜木椀盛之片  
脯而已所將僕從亦盡設食一與此同齊滅歸范陽遭亂城陷叔  
武與族弟士遂皆以寒餒致斃周將宇文神舉以其有名德收而  
葬之叔武族孫臣客父子規魏尚書郎林慮郡守臣客風儀甚美  
少有志向雅有法度好道家之言其姊爲任城王妃天保末任城  
王致之於朝廷由是擢拜太子舍人遷司徒記室請歸侍祖母李

李強之令仕不得已而順命除太子舍人太子中庶子武平中兼散騎常侍聘陳還卒於路贈鄭州刺史鴻臚卿

陽休之字子烈右北平無終人也父固魏洛陽令贈太常少卿休之雋爽有風槩少勤學愛文藻弱冠擅聲爲後來之秀幽州刺史常景王延年竝召爲州主簿魏孝昌中杜洛周破薊城休之與宗室及鄉人數千家南奔章武轉至青州是時葛榮寇亂河北流民多湊青部休之知將有變乃請其族叔伯彥等曰客主勢異競相凌侮禍難將作如鄙情所見宜潛歸京師避之諸人多不能從休之垂涕別去俄而邢杲作亂伯彥等咸爲士民所殺一時遇害諸陽死者十人唯休之兄弟獲免莊帝立解褐員外散騎侍郎尋以本官領御史遷給事中太尉記室參軍加輕車將軍李神雋監起居注啓休之與河東裴伯茂范陽盧元明河間邢子明等俱入撰次

永安末洛州刺史李海啓除冠軍長史普泰中兼通直散騎侍郎加鎮遠將軍尋爲太保長孫稚府屬尋敕與魏收李同軌等修國史太昌初除尚書祠部郎中尋進征虜將軍中散大夫賀拔勝出爲荊州刺史啓補驃騎長史勝爲行臺又請爲右丞勝經略樊沔又請爲南道軍司俄而魏武帝入關勝令休之奉表詣長安參謁時高祖亦啓除休之太常少卿尋屬勝南奔仍隨至建業休之聞高祖推奉靜帝乃白勝啓梁武求還以天平二年達鄴仍奉高祖命赴晉陽其年冬授世宗開府主簿明年春世宗爲大行臺復引爲行臺郎中四年高祖幸汾陽之天池於池邊得石上有隱起其文曰六王三川高祖獨于帳中問之此文字何義對曰六者是大王之字王者當王有天下此乃大王符瑞受命之徵旣於天池得此石可謂天意命王也吉不可言高祖又問三川何義休之曰河洛

伊爲三川亦云涇渭洛爲三川河洛伊洛陽也涇渭洛今雍州也  
大王若乘天命終應統有關右高祖曰世人無事常道我欲及今  
聞此更致紛紜慎莫妄言也元象初錄荊州軍功封新泰縣開國  
伯食邑六百戶除平東將軍太中大夫尚書左民郎中興和二年  
兼通直散騎常侍副清河崔長謙使於梁武定二年除中書侍郎  
時有人士戲嘲休之云有觸藩之羝羊乘連錢之驄馬從晉陽而  
向鄴懷屬書而盈把尚書左丞盧斐以其文書請謁啓高祖禁止  
會赦不治五年兼尚食典御七年除太子中庶子遷給事黃門侍  
郎進號中軍將軍幽州大中正八年兼侍中持節奉璽書詣并州  
敦喻顯祖爲相國齊王是時顯祖將受魏禪發晉陽至平陽郡爲  
人心未一旦還并州恐漏泄仍斷行人休之性疎放使還遂說其  
事鄴中悉知於後高德政以聞顯祖忿之而未發齊受禪除散騎

常侍修起居注頃之坐詔書脫誤左遷驃騎將軍積前事也尋以  
禪讓之際參定禮儀別封始平縣開國男以本官兼領軍司馬後  
除都水使者歷司徒掾中書侍郎尋除中山太守顯祖崩徵休之  
至晉陽經紀喪禮乾明元年兼侍中巡省京邑仍拜大鴻臚卿領  
中書侍郎皇建初以本官兼度支尚書加驃騎大將軍領幽州大  
中正肅宗留心政道每訪休之治術休之答以明賞罰慎官方禁  
淫侈恤民患爲政治之先帝深納之太寧中除都官尚書轉七兵  
祠部河清三年出爲西兗州刺史天統初徵爲光祿卿監國史休  
之在中山及治西兗俱有惠政爲吏民所懷去官之後百姓樹碑  
頌德尋除吏部尚書食陽武縣幹除儀同三司又加開府休之多  
識故事諳悉氏族凡所選用莫不才地俱允加金紫光祿大夫武  
平元年除中書監尋以本官兼尚書右僕射二年加左光祿大夫

兼中書監三年加特進五年正中書監餘竝如故尋以年老致仕  
抗表辭位帝優答不許六年除正尚書右僕射未幾又領中書監  
休之本懷平坦爲士友所稱晚節說祖珽撰御覽書成加特進及  
珽被黜便布言於朝廷云先有嫌隙及鄧長顓顏之推奏立文林  
館之推本意不欲令耆舊貴人居之休之便相附會與少年朝請  
參軍之徒同入待詔又魏收監史之日立高祖本紀取平四胡之  
歲爲齊元收在齊州恐史官改奪其意上表論之武平中收還朝  
敕集朝賢議其事休之立議從天保爲限斷魏收存日猶兩議未  
決收死後便動作內外發詔從其議後領中書監便謂人云我已三  
爲中書監用此何爲隆化還鄴與朝多有遷授封休之燕郡王又  
謂其所親云我非蠻奴何意忽有此授凡此諸事深爲時論所鄙休  
之好學不倦博綜經史文章雖不華靡亦爲典正邢魏殂後以先

達見推位望雖高虛懷接物爲搢紳所愛重周武平齊與吏部尚  
書袁聿修衛尉卿李祖欽度支尚書元修伯大理卿司馬幼之司  
農卿崔達掾祕書監源文宗散騎常侍兼中書侍郎李若散騎常  
侍給事黃門侍郎李孝貞給事黃門侍郎盧思道給事黃門侍郎  
顏之推通直散騎常侍兼中書侍郎李德林通直散騎常侍兼中  
書舍人陸乂中書侍郎薛道衡中書舍人高行恭辛德源王邵陸  
開明十八人同徵令隨駕後赴長安盧思道有所撰錄止云休之  
與孝貞思道同被召者是其誣罔焉尋除開府儀同歷納言中大  
夫太子少保大象末進位上開府除和州刺史隋開皇二年罷任  
終於洛陽年七十四所著文集三十卷又撰幽州人物志竝行於  
世子辟強武平末尚書水部郎中辟強性疎脫無文藝休之亦引  
入文林館爲時人嗤鄙焉



表聿修字叔德陳郡陽夏人魏中書令飏之子也出後叔父躍七歲遭喪居處禮度有若成人九歲州辟王簿性深沉有鑒識清淨寡欲與物無競深爲尚書崔休所知賞魏太昌中釋褐太保開府西閣祭酒年十八領本州中正尋兼尚書度支郎仍歷五兵左民郎中武定末太子中舍人天保初除太子庶子以本官行博陵太守數年大有聲績遠近稱之八年兼太府少卿尋轉大司農少卿又除太常少卿皇建二年遭母憂去職尋詔復前官加冠軍輔國將軍除吏部郎中未幾遷司徒左長史加驃騎大將軍領兼御史中丞司徒錄事參軍參軍盧思道私貸庫錢四十萬娉太原王義女爲妻而王氏已先納陸孔文禮娉爲定聿修坐爲首寮又是國之司憲知而不劾被責免中丞尋遷祕書監天統中詔與趙郡王叡等議定五禮出除信州刺史卽其本鄉也時人榮之爲政清靖

不言而治長吏以下爰逮鰥寡孤幼皆得其歡心武平初御史普出過詣諸州梁鄭克豫疆境連接州之四面悉有舉劾御史竟不到信州其見知如此及解代還京民庶道俗追別滿道或將酒脯涕泣留連竟欲遠送旣盛暑恐其勞弊往往爲之駐馬隨舉一酌示領其意辭謝令還還京後州民鄭播宗等七百餘人請爲立碑斂縑布數百疋託中書侍郎李德林爲文以紀功德府省爲奏敕報許之尋除都官尚書仍領本州中正轉兼吏部尚書儀同三司尚書尋卽真修少平和溫潤素流之中最有規檢以名家子歷任清華時望多相器侍許其風監在郎署之日值趙彥深爲水部郎中同在一院因成交友彥深後被沙汰停秩門生藜藿聿修猶以故情存問來往彥深任用銘戢甚深雖人才無愧蓋亦由其接引爲吏部尚書以後自以物望得之初馮子琮以僕射攝選婚嫁相

尋聿修常非笑之語人云馮公營婚日不暇給及自居選曹亦不能免時論以爲地勢然也在官廉謹當時少匹魏齊世臺郎多不免交通饒遺聿修在尚書十年未曾受升酒之饋尚書邢邵與聿修舊款每於省中語戲常呼聿修爲清郎大寧初聿修以太常少卿出使巡省仍命考校官人得失經歷兗州時邢邵爲兗州刺史別後遣送白紬爲信聿修退紬不受與邢書云今日仰遇有異常行瓜田李下古人所慎多言可畏譬之防川願得此心不貽厚責邢亦忻然領解報書云一日之贈率爾不思老夫忽忽意不及此敬承來旨吾無間然弟昔爲清郎今日復作清卿矣及在吏部屬政塞道喪若違忤要勢卽恐禍不旋踵雖以清白自守猶不免請謁之累齊亡入周授儀同大將軍吏部下大夫大象末除東京司宗中大夫隋開皇初加上儀同遷東京都官尚書東京廢入朝又

除都官尚書二年出爲熊州刺史尋卒年七十二子知禮武平末儀同開府參軍事隋開皇中侍御史歷尚書民部考功侍郎大業初卒於太子中舍人

史臣曰崔彥玄奕世載德不忝其先盧詹事任俠好謀志尚宏遠陽僕射位高望重鬱爲時宗袁尚書清明在躬以器能見任與陽斐盧潛竝朝之良也有齊季世權歸佞幸賴諸君維持名教不然則拔本塞源裂冠毀冕安可道哉

贊曰惟茲數公心安寵辱不夷不惠坐鎮流俗

北齊書卷四十二

列傳第三十四終

魏州中圖書  
氏書印

北齊書卷四十三

列傳第三十五

魏州中圖書  
氏書印

李稚廉

封述

許惇

羊烈

源彪

李稚廉趙郡高邑人也齊州刺史義深之弟稚廉少而寡欲為兒  
童時初不從家人有所求請嘗故以金寶授之終不取強付輒擲  
之於地州牧以其蒙稚而廉故名曰稚廉聰敏好學年十五頗尋  
覽五經章句屬葛榮作亂本郡紛擾違難赴京永安中釋褐奉朝  
請晉泰初開府記室龍驤將軍廣州征南府錄事參軍不行尋轉

開府諮議參軍事前將軍天平中高祖擢爲泰州開府長史平北將軍稚廉緝諸將士軍民樂悅高祖頻幸河東大相嘆賞轉爲世宗驃騎府長史詔以濟州控帶川陸接對梁使尤須得人世宗薦之除濟州儀同長史又遷瀛州長史高祖行經冀州總合河北六州文籍商校戶口增損高祖親自部分多在馬上徵責文簿指景取備事緒非一稚廉每應機立成恒先期會莫不雅合深旨爲諸州准的高祖顧謂司馬子如曰觀稚廉處分快人意也因集文武數萬人令郎中杜弼宣旨慰勞仍詰諸州長史守令等諸人竝謝罪稚廉獨前拜恩觀者咸歎美之其日賜以牛酒高祖還并以其事告世宗喜而語人曰吾足知人矣世宗嗣事召詣晉陽除霸府掾謂杜弼曰并州王者之基須好長史各舉所知特稚有所稱皆不允衆人未答世宗乃謂陳元康曰我教君好長史處李稚廉卽其人

也遂命爲并州長史常在世宗第內與隴西辛術等六人號爲館客待以上賓之禮天保初除安南將軍太原郡守顯祖嘗召見問以治方語及政刑寬猛帝意深文峻法稚廉固以爲非帝意不悅語及楊愔誤稱爲楊公以應對失宜除濟陰郡守帶西兗州刺史徵拜太府少卿尋轉廷尉少卿遷太尉長史肅宗卽位兼散騎常侍省方大使行還所奏多見納用除合州刺史亦有政績未滿行懷州刺史還朝授兼太僕卿轉大司農卿趙州大中正天統元年加驃騎大將軍大理卿世稱平直爲南青州刺史未幾徵爲并省都官尚書武平五年三月卒於晉陽年六十七贈儀同三司信義二州刺史吏部尚書

封述字君義渤海蓀人也父軌廷尉卿濟州刺史述有幹用年十八爲濟州征東府鎧曹參軍高道穆爲御史中尉啓爲御史遷大

司馬清河王開府記室參軍兼司徒主簿太昌中除尚書三公郎  
中以平幹稱天平中增損舊事爲麟趾新格其名法科條皆述刪  
定梁散騎常侍陸晏子沈警來聘以述兼通直郎使梁還遷世宗  
大將軍府從事中郎監京畿事武平五年除彭城太守當郡督再  
行東徐州刺史武定七年除廷尉少卿八年兼給事黃門侍郎齊  
受禪與李獎等八人充大使巡省方俗問民疾苦天保三年除清  
河太守遷司徒左長史行東都事尋除海州刺史太寧元年徵授  
大理卿河清三年敕與錄尚書趙彥深僕射魏收尚書陽休之國  
子祭酒馬敬德等議定律令天統元年遷度支尚書三年轉五兵  
尚書加儀同三司武平元年除南兗州刺史更滿還朝除左光祿  
大夫又除殿中尚書述久爲法官明解律令議斷平允深爲時人  
所稱而厚積財產一無饋遺雖至親密友貧病困篤亦絕於拯濟

朝野物論甚鄙之外貌方整而不免請謁迴避進趨頗致嗤駭前  
妻河內司馬氏一息爲娶隴西李士元女大輸財媾及將成禮猶  
競懸違述忽取供養像對士元打像作誓士元笑曰封公何處常  
得應急像須誓便用一息娶范陽盧莊之女述又逕府訴云送贏  
乃嫌脚踏評田則云鹹薄銅器又嫌古廢皆爲吝嗇所及每致紛  
紜子元武平末太子舍人述弟詢字景文魏員外郎武定中永安  
公開府法曹稍遷尚書起部郎中轉三公郎出爲東平原郡太守  
遷定州長史又除河間郡守入爲尚書左丞又爲濟南太守隋開  
皇中卒詢闕涉經史清素自持歷官皆有幹局才具治郡甚著聲  
績民吏敬而愛之

許惇字季良高陽新城人也父護魏高陽章武二郡太守惇清識  
敏速達於從政任司徒主簿以能判斷見知時人號爲入鐵主簿

稍遷陽平太守當時遷都鄴陽平卽是畿郡軍國責辦賦斂無准  
又勳貴屬請朝夕徵求惇竝御之以道上下無怨治爲天下第一  
特加賞異圖形於闕詔頒天下遷魏尹出拜齊州刺史轉梁州刺  
史治竝有聲遷大司農會侯景背叛王思政入據潁城王師出討  
惇常督漕軍無乏絕引洧水灌城惇之策也遷殿中尚書惇美鬚  
髯下垂至帶省中號爲長鬣公顯祖嘗因酒酣握惇鬚稱美遂  
以刀截之唯留一握惇懼因不復敢長時人又號爲齊鬚公世祖  
踐祚領御史中丞爲膠州刺史尋追爲司農卿又遷大理卿再爲  
度支尚書歷太子少保少師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尚書右僕  
射特進賜爵萬年縣子食下邳郡幹以年老致仕於家三年卒惇  
少純直晚更浮動齊朝體式本州大中正以京官爲之同郡邢邵  
爲中書監德望甚高惇與邵競中正遂馮附宋欽道邵爲刺史

朝議甚鄙薄之雖久處朝行歷官清顯與邢邵魏收陽休之崔劼  
徐之才之徒比肩同列諸人或談說經史或吟詠詩賦更相嘲戲  
欣笑滿堂惇不解劇談又無學術或竟坐杜口或隱几而睡深爲  
勝流所輕子文紀武平末度支郎中文紀弟文經勤學方雅身無  
擇行口無戲言武平末殿中侍御史隋開皇初侍御史兼通直散  
騎常侍聘陳使副主爵侍郎卒于相州長史惇兄遜字仲讓有幹  
局乾明中平原太守卒贈信州刺史遜子文高司徒掾

羊烈字信卿太山鉅平人也晉太僕卿琇之八世孫魏梁州刺史  
祉之弟子父靈珍魏兗州別駕烈少通敏自修立有成人之風好  
讀書能言名理以玄學知名魏孝昌中烈從兄侃爲太守據郡起  
兵外叛烈潛知其謀深懼家禍與從兄廣平太守敦馳赴洛陽告  
難朝廷將加厚賞烈告人云譬如斬手全軀所存者大爾豈有幸

從兄之敗以爲已利乎卒無所受弱冠州辟主簿又義治中從事  
刺史方以吏事爲意以幹濟見知擇中太師咸陽王行參軍遷祕  
書郎顯祖初爲儀同三司開府倉曹參軍事天保初授太子步兵  
校尉輕車將軍尋遷并省比部郎中除司徒屬頻歷尚書祠部左  
右民郎中所在咸爲稱職九年除陽平太守治有能名是時頻有  
災蝗犬牙不入陽平境敕書褒美焉皇建二年遷光祿少卿加龍  
驤將軍兗州大中正又進號平南將軍天統中除大中大夫兼光  
祿少卿武平初除驃騎將軍義州刺史尋以老疾還鄉周大象中  
卒烈家傳素業閨門修飾爲世所稱一門女不再醮魏太和中於  
兗州造一尼寺女寡居無子者竝出家爲尼咸存戒行烈天統中  
與尚書畢義雲爭兗州大中正義雲盛稱門閥云我累世本州刺  
史卿世爲我家故吏烈答云卿日畢軌被誅以還寂無人物近日

刺史皆是疆場之上彼此而得何足爲言豈若我漢之河南尹晉  
之太傅名德學行百代傳美且男清女貞足以相冠自外多可稱  
也蓋譏義雲之帷薄焉祉子深魏中書令深子肅以學尚知名世  
宗大將軍府東閣祭酒乾明初冀州治中趙郡王爲巡省大使肅  
以遲緩不任職解朝議以肅無罪尋復之天統初遷南兗州長史  
武平中入文林館撰書尋出爲武德郡守烈弟脩有才幹大寧中  
卒於尚書左丞子玄正武平末將作丞隋開皇中民部侍郎卒於  
隴西郡贊治

源彪字文宗西平樂都人也父子恭魏中書監司空文獻公文宗  
學涉機警少有名譽魏孝莊永安中以父功賜爵臨穎縣伯除員  
外散騎常侍大中四年涼州大中正遭父憂去職武定初服闋吏  
部召領司徒記室加平東將軍世宗攝選沙汰臺郎以文宗爲尚

書祠部郎中仍領記室轉太子洗馬天保元年除太子中舍人乾  
明初出爲范陽郡守皇建二年拜涇州刺史文宗以恩信待物甚  
得邊境之和爲隣人所欽服前政被抄掠者多得放還天統初入  
爲吏部郎中議遷御史中丞典選如故尋除散騎常侍仍攝吏部  
加驃騎大將軍屬秦州刺史宋高卒朝廷以州在邊陲以文宗往  
蒞涇州頗著聲績除秦州刺史乘傳之府特給後部鼓吹文宗爲  
治如在涇州時李孝貞聘陳陳主謂孝貞曰齊朝還遣源涇州來  
瓜步直可謂和通矣尋加儀同三司武平二年徵領國子祭酒三  
年遷祕書監陳將吳明徹寇江南歷陽瓜步相尋失守趙彥深於起  
居省密訪文宗曰吳賊侏張遂至於此僕妨賢旣久憂懼交深今  
者之勢計將安出弟往在涇州甚悉江淮間情事今將何以禦之  
對曰荷國厚恩無由報効有所聞見敢不盡言但朝廷精兵必不

肯多付諸將數千已下復不得與吳楚爭鋒命將出軍反爲彼餌  
尉破胡人品王之所知進旣不得退又未可敗績之事匪朝伊夕  
王出而能入朝野傾心脫一日參差悔無所及以今日之計不可  
再三國家待遇淮南失之同於蒿箭如文宗計者不過專委王琳  
淮南招募三四萬人風俗相通能得死力兼令舊將淮北捉兵足  
堪固守且琳之於曇瑱不肯北面事之明矣竊謂計之上者若不  
推赤心於琳別遣餘人掣肘復成速禍彌不可爲彥深歎曰弟此  
良圖足爲制勝千里但口舌爭來十日已不見從時事至此安可  
盡言因相顧流涕武平七年周武平齊與陽休之表聿修等十八  
人同敕入京授儀同大將軍司成下大夫隋開皇初授宮州刺史  
至州遇疾去官開皇六年卒年六十六文宗以貴遊子弟昇朝列  
才識敏贍以幹局見知然好遊詣貴要之門故時論以爲善于附



會子師少好學明辨有識悟尤以吏事知名河清初司空參軍事  
歷侍御史太常丞尚書左外兵郎中隋開皇中尚書北部考功侍  
郎大業初卒於大理少卿文宗弟文舉亦有才幹歷尚書北部二  
千石郎中定州長史帶中山郡守卒於太尉長史文宗從父兄楷  
字邠延有器幹善艸隸書歷尚書左民部郎中治書侍御史長樂  
中山郡守京畿長史黃門郎假儀同三司齊滅朝貴知名入周京  
者度支尚書元脩伯魏文成皇帝之後清素寡欲明識理體少歷  
顯職尚書郎治書侍御史司徒左長史數郡太守光州刺史所在  
皆著聲績及爲度支屬政荒國感儲藏虛竭賦役繁興修伯憂國  
如家恤民之勞兼濟時事詢謀宰相朝夕孜孜與錄尚書唐邕迴  
換取捨頗有裨益周朝授儀同大將軍載師大夫其事行史闕故  
不列於傳齊末又有并省尚書隴西辛慤散騎常侍長樂潘子義

竝以才幹知名入仕周隋位歷通顯云

論曰李稚廉等以材能器幹所在咸著聲名封述聚積財賄敝於  
鄙矣季良以學淺爲累文宗以附會見稱然則羊李二賢足爲俱  
美士人君子可不慎與

贊曰惟茲數賢幹事貞固生被雌黃歿存縑素封及源許終爲身  
蠹

北齊書卷四十三

列傳第三十五 終

北齊書卷四十三

北齊書卷四十四

列傳第三十六

北齊書卷四十四

儒林

李鉉

刁柔

馮偉

張買奴

劉軌思

鮑季詳

邢峙

劉晝

馬敬德 子元熙

北齊書卷四十四

張景仁

權會

張思伯

張雕

孫靈暉

石曜

班固稱儒家者流蓋出於司徒之官助人君順陰陽行教化者也  
聖人所以明天道正人倫是以古先哲王率由斯道高祖生於邊  
朔長於戎馬之間因魏氏喪亂之餘屬爾朱殘酷之舉文章咸盪  
禮樂同奔絃歌之音且絕俎豆之容將盡及仗義建旗掃清區縣  
以正君臣以齊上下至乎一人播越九鼎潛移文武器器顧眄斯  
在猶且援立宗支重安社稷豈非踴名教之地漸仁義之風與屬

疆場多虞戎車歲駕雖庠序之制有所未遑而儒雅之道遽形心  
慮魏天平中范陽盧景裕同從兄禮於本郡起逆高祖免其罪置  
之賓館以經教授太原公以下及景裕卒又以趙郡李同軌繼之  
二賢竝大蒙恩遇待以殊禮同軌之亡復徵中山張雕渤海李鉉  
刁柔中山石曜等遞爲諸子師友及天保大寧武平之朝亦引進  
名儒授皇太子諸王經術然爰自始基暨於季世唯濟南之在儲  
宮性識聰敏頗自砥礪以成其美自餘多驕恣傲很動違禮度日  
就月將無聞焉爾鏤冰雕朽迄用無成蓋有由也夫帝子王孫稟  
性淫逸況義方之情不篤邪僻之路競開自非得自生知體包上  
智而內有聲色之娛外多犬馬之好安能入便篤行出則友賢者  
也徒有師傅之資終無琢磨之實下之從化如風靡艸是以世胄  
之門罕聞強學若使貴遊之輩飾以明經可謂稽山竹箭加之以

括羽俯拾青紫斷可知焉而齊氏司存或失其守師保疑丞皆賞  
勳舊國學博士徒有虛名唯國子一學生徒數十人耳欲求官正  
國治其可得乎胄子以通經仕者唯博陵崔子發廣平宋遊卿而  
已自外莫見其人幸朝章寬簡政網疎濶遊手浮惰十室而九故  
橫經受業之侶遍於鄉邑負笈從官之徒不遠千里伏膺無怠善  
誘不倦入閭里之內乞食爲資憇桑梓之陰動逾千數燕趙之俗  
此衆尤甚齊制諸郡竝立學置博士助教授經學生俱差逼充員  
士流及豪富之家皆不從調備負旣非所好墳籍固不關懷又多  
被州都官人驅使縱有遊惰亦不檢治皆由上非所好之所致也  
諸郡俱得察孝廉其博士助教及遊學之徒通經者推擇充舉射  
策十條通八以上聽九品出身其尤異者亦蒙抽擢凡是經學諸  
生多出自魏末大儒徐遵明門下河北講鄭康成所注周易遵明

以傳盧景裕及清河崔瑾景裕傳權會權會傳郭茂權會早入京  
都郭茂恒在門下教授其後能言易者多出郭茂之門河南及青  
齊之間儒生多講王輔嗣所注周易師訓蓋寡齊時儒士罕傳尚  
書之業徐遵明兼通之遵明受業於屯留王總傳授浮陽李周仁  
及渤海張文敬及李鉉權會竝鄭康成所注非古文也下里諸生  
略不見孔氏注解武平末河閒劉光伯信都劉士元始得費魁義  
疏乃留意焉其詩禮春秋尤爲當時所尚諸生多兼通之三禮竝  
出遵明之門徐傳業於李鉉沮儁田元鳳馬偉紀顯敬呂黃龍夏  
懷敬李鉉又傳授刁柔張買奴鮑季祥邢峙劉晝熊安生安生又  
傳孫靈暉郭仲堅丁恃德其後生能通禮經者多是安生門人諸  
生盡通小戴禮於周儀禮兼通者十二三焉通毛詩者多出于魏  
朝博陵劉獻之獻之傳李周仁周仁傳董令度程歸則歸則傳劉

敬和張思伯劉軌思其後能言詩者多出二劉之門河北諸儒能通春秋者竝服之慎所注亦出徐生之門張買奴馬敬德邢峙張思伯張雕劉晝鮑長暄王元則竝得服氏之精微又有衛覲陳達潘叔度雖不傳徐氏之門亦爲通解又有姚文安秦道靜初亦學服氏後更兼講杜元凱所注其河外儒生俱伏膺杜氏其公羊穀梁二傳儒者多不措懷論語孝經諸學徒莫不通講諸儒如權會李鉉刁柔熊安生劉軌思馬敬德之徒多自出義疏雖曰專門亦皆粗習也今序所錄諸生或終於魏朝或名宦不達縱能名家又闕其由來及所出郡國竝略存其姓名而已俱取其尤通顯者列於儒林云熊安生名在周史光伯元士著於隋書輒不重述李鉉字寶鼎渤海南皮人也九歲人學書急就篇月餘便通家素貧苦常春夏務農冬乃入學年十六從浮陽李周仁受毛詩尚書

章武劉子猛受禮記常山房虬受周官儀禮漁陽鮮于靈馥受左氏春秋鉉以鄉里無可師者遂與州里楊元懿河間宗惠振等結侶詣大儒徐遵明受業居徐門下五年常稱高第二十三便自潛居討論是非撰定孝經論語毛詩三禮義疏及三傳異同周易義例合三十餘卷用心精苦曾三冬不畜枕每至睡時假寐而已年二十七歸養二親因教授鄉里生徒恒至數百燕趙間能言經者多出其門年三十六丁父喪服闋以鄉里寡文籍來遊京師讀所未見書州舉秀才除太學博士武定中李同軌卒後高祖令世宗在京妙簡碩學以教諸子世宗以鉉應旨徵詣晉陽時中山石曜北平陽絢北海王晞清河崔瞻廣平宋欽道及工書人韓毅同在東館師友諸王鉉以去聖久遠文字多有乖謬感孔子必也正名之言乃喟然有刊正之意於講授之暇遂覽說文爰及倉雅刪正

六藝經注中謬字名曰字辨顯祖受禪從駕還都天保初詔鉉與  
殿中尚書邢邵中書令魏收等參議禮律仍兼國子博士時詔北  
平太守宋景業西河太守綦毋懷文等草定新曆錄尚書平原王高  
隆之令鉉與通直常侍房延祐國子博士刁柔參考得失尋正國  
子博士廢帝之在東宮顯祖詔鉉以經入授甚見優禮數年病卒  
特贈廷尉少卿及還葬故郡太子致祭奠之禮并使王人將送儒  
者榮之陽元懿宋惠振官亦俱至國子博士

刁柔字子溫渤海人也父整魏車騎將軍贈司空柔少好學綜習經  
史尤留心禮儀性强記至於氏族內外多所諳悉初爲世宗挽郎  
出身司空行參軍喪母居喪以孝聞永安中除中堅將軍奉車都  
尉加冠軍將軍中散大夫元象中隨例到晉陽高祖以爲永安公  
府長流參軍又令教授諸子天保初除國子博士中書舍人魏收

撰魏史啓柔等與同其事柔性頗專固自是所聞收常所嫌憚又  
參議律令時議者以爲立五等爵邑承襲者無嫡子立嫡孫無嫡  
孫立嫡子弟無嫡子弟立嫡子孫弟柔以爲無嫡孫立嫡曾孫不應  
立嫡子弟議曰柔案禮立適以長故謂長子爲嫡子嫡子死以嫡子  
之子爲嫡孫死則曾玄亦然然則嫡子之名本爲傳重故喪服曰庶  
子不爲長子三年不繼祖與禰也禮記公儀仲子之喪檀弓曰何  
居我未之前聞仲子舍其孫而立其弟何也子服伯子曰仲子亦  
猶行古人之道也昔者文王舍伯邑考而立武王發微子舍其孫  
盾而立弟衍仲子亦猶行古之道鄭注曰仲子爲親者諱耳立子  
非也文王之立武王權也微子嫡子死立其弟衍殷禮也子游問  
諸孔子孔子曰不立孫注曰據周禮然則商以嫡子死立嫡子之  
母弟周以嫡子死立嫡子之子爲嫡孫故春秋公羊之義嫡子有

孫而死質家親親先立弟文家尊尊先立孫喪服云爲父後者出  
母無服小記云祖父卒而後爲祖母後者三年爲出母無服者喪  
者不祭故也爲祖母三年者大宗傳重故也今議以嫡子孫死而  
立嫡子母弟嫡子母弟者則爲父後矣嫡子母弟本非承嫡以無  
嫡故得爲父後則嫡孫之弟理亦應得爲父後則是父卒然後爲  
祖後者服斬既得爲祖服斬而不得爲傳重者未之聞也若用商  
家親親之義本不應嫡子死而立嫡子孫若從周家尊尊之文豈  
宜舍其孫而立其弟或文或質愚用惑焉小記復云嫡婦不爲舅  
後者則姑爲之小功注云謂夫有廢疾他故若死無子不受重者  
小功庶婦之服凡父母於子舅姑於婦將不傳重於嫡及將所傳  
重者非嫡服之皆如衆子庶婦也言死無子者謂絕世無子非謂  
無嫡子如其有子焉得云無後夫雖廢疾無子婦猶以嫡爲名嫡

名旣在而欲廢其子者其如禮何禮有損益代相沿革必謂宗嫡  
可得而變者則爲後服斬亦宜有因而改七年夏卒時年五十六  
柔在史館未久逢勒成之際志存偏黨魏書中與其內外通親者  
竝虛美過實深爲時論所譏焉

馮偉字偉節中山安喜人也身長八尺衣冠甚偉見者肅然敬憚  
少從李寶鼎遊學李重其聰敏恒別意試問之多所通解尤明禮  
傳後還鄉里閉門不出將三十年不問生產不交賓客專精覃思  
無所不通趙郡王出鎮定州以禮迎接命書三至縣令親至其門  
猶辭疾不起王將命駕致請佐史前後星馳報之縣令又自爲其  
整冠履不得已而出王下廳事迎之止其拜伏分階而上留之賓  
館甚見禮重王將舉充秀才固辭不就歲餘請還王知其不願拘  
束以禮發遣贈遺甚厚無所納唯受時服而已及還終不交人事

郡守縣令每親至其門歲時或置羊酒亦辭不納門徒束修一毫不受耕而飯蠶而衣簞食瓢飲不改其樂竟以壽終

張買奴平原人也經義該博門徒千餘人諸儒咸推重之名聲甚盛歷太學博士國子助教天保中卒

劉軌思渤海人也說詩甚精少事同郡劉敬和敬和事同郡程歸則故其鄉曲多爲詩者軌思天統中任國子博士

鮑季詳渤海人也甚明禮聽其離文析句自然大略可解兼通左氏春秋少時恒爲李寶鼎都講後亦自有徒衆諸儒稱之天統中卒於太學博士從弟長暄兼通禮傳武平末爲任城王潛丞相掾恒在京教授貴遊子弟齊亡後歸鄉里講經卒于家

邢峙字士峻河間鄭人也少好學耽翫墳典遊學燕趙之間通三禮左氏春秋天保初郡舉孝廉授四門博士遷國子助教以經入

授皇太子峙方正純厚有儒者之風廚宰進太子食有菜曰邪蒿峙命去之曰此菜有不正之名非殿下所宜食顯祖聞而嘉之賜以被褥縑纈拜國子博士皇建初除清河太守有惠政民吏愛之以年老謝病歸卒於家

劉晝字孔昭渤海阜城人也少孤貧愛學負笈從師伏膺無倦與儒者徐寶鼎同鄉里甚相親愛受其三禮又就馬敬德習服氏春秋俱通大義恨下里少墳籍便杖策入都知太府少卿宋世良家多書乃造焉世良納之恣意披覽晝夜不息河清初還冀州舉秀才入京考策不第乃恨不學屬文方復緝綴辭藻言甚古拙制一首賦以六合爲名自謂絕倫吟諷不輟乃歎曰儒者勞而少工見於斯矣我讀儒書二十餘年而答策不第始學作文便得如是曾以此賦呈魏收收謂人曰賦名六合其愚已甚及見其賦又愚於名



書又撰高才不遇傳三篇在皇建太寧之朝又頻上書言亦切直多非世要終不見收采自謂博物奇才言好矜大每云使我數十卷書行於後世不易齊景之千駟也而容止舒緩舉動不倫由是竟無仕進天統中卒於家年五十二

馬敬德河間人也少好儒術負笈隨大儒徐遵明學詩禮略通大義而不能精遂留意於春秋左氏沈思研求晝夜不倦解義爲諸儒所稱教授於燕趙間生徒隨之者衆河間郡王每於教學追之將舉爲孝廉固辭不就乃詣州求舉秀才舉秀才例取文士州將以其純儒無意推薦敬德請試方略乃策問之所答五條皆有文理乃欣然舉送至京依秀才策問唯得中第乃請試經業問十條竝通擢授國子助教遷太學博士天統初除國子博士世祖爲後主擇師傅趙彥深進之入爲侍講其妻夢猛獸將來向之敬德走

超叢棘妻伏地不敢動敬德占之曰吾當得大官超棘過九卿也爾伏地夫人也後主旣不好學敬德侍講甚疎時時以春秋入授武平初猶以師傅之恩超拜國子祭酒加儀同三司金紫光祿大夫領瀛州大中正卒贈開府瀛滄安州諸軍事瀛州刺史其後侍書張景仁封王趙彥深云何容侍書封王侍講翻無封爵於是亦封敬德廣漢郡王子元熙襲元熙字長明少傳父業兼事文藻以父故自青州集曹參軍超遷通直侍郎待詔文林館轉正員武平中皇太子將講孝經有司請擇師友帝曰馬元熙朕師之子文學不惡可令教兒於是以孝經入授皇太子儒者榮其世載性和厚在內甚得名譽皇太子亦親敬之隋開皇中卒於秦王文學

張景仁者濟北人也幼孤家貧以學書爲業遂工草隸選補內書生與魏郡姚元標潁川韓毅同郡表買奴榮陽李超等齊名世宗

竝引爲賓客天保八年敕授太原王紹德書除開府參軍後王在東宮世祖選善書人性行淳謹者令侍書景仁遂被引擢小心恭慎後王愛之呼爲博士歷太子門大夫員外散騎常侍諫議大夫後王登祚除通直散騎常侍及奏御筆點除通字遂正常侍左右與語猶稱博士胡人何洪珍有寵於後王欲得通婚朝士以景仁在內官位稍高遂爲其兄子取景仁三息子瑜之女因此表裏恩遇日隆景仁多疾每遣徐之範等治療給藥物珍羞中使問疾相望於道是後敕有司恒就宅送御食遷假儀同三司銀青光祿大夫食恒山縣幹車駕或有行幸在道宿處每送步障爲遮風寒進位儀同三司尋加開府侍書餘官竝如故每旦須參卽在東宮停止及立文林館中人鄧長顥希旨奏令總制館事除侍中四年封建安王洪珍死後三顥猶存舊款更相彌縫得無墜退除中書監以疾卒

贈侍中齊濟等五州刺史司空公景仁出自寒微本無識見一旦開府侍中封王其妻姓奇莫知氏族所出容制音辭事事庸俚旣詔除王妃與諸公主郡君同在朝謁之列見者爲其慙悚子瑜薄傳父業更無餘伎以洪珍故擢授中書舍人轉給事黃門侍郎長息子玉起家員外散騎侍郎景仁性本卑謙及用胡人巷伯之勢坐致通顯志操頗改漸成驕傲良馬輕裘徒從擁冗高門廣宇當衢向街諸子不思其本自許貴遊自蒼頡以來八體取進一人而已權會字正理河間鄭人也志尚沈雅動遵禮則少受鄭易探蹟索隱妙盡幽微詩書三禮文義該洽兼明風角妙識玄象魏武定初本郡貢孝廉策居上第解褐四門博士僕射崔暹引爲館客甚敬重焉命世子達拏盡師傅之禮會因此聞達暹欲薦會與馬敬德等爲諸王師會性恬靜不慕榮勢恥於仕宦固辭暹亦識其意遂罷

薦舉尋被尚書符追著作修國史監知太史局事皇建中轉加中散大夫餘竝如故會參掌雖繁教授不闕性甚懦弱似不能言及臨機答難酬報如響動必稽古辭不虛發由是爲儒宗所推而貴遊子弟慕其德義者或就其宅或寄宿隣家晝夜承聞受其學業會欣然演說未嘗懈怠雖明風角解玄象至於私室輒不及言學徒有請問者終無所說每云此學可知不可言諸君竝貴遊子弟不由此進何煩問也會唯一子亦不以此術教之其謹密也如此曾令家人遠行久而不及其行還壘欲至宅乃逢寒雪寄息他舍會方處學堂講說忽有旋風瞥然吹雪入戶會乃笑曰行人至何意中停遂命使人令詣某處追尋果如其語每爲人占筮小大必中但用爻辭彖象以辯吉凶易占之屬都不經口會本貧生無僕隸初任助教之日恒乘驢上下且其職事處多每須經歷及其

退食非晚不歸曾夜出城東門鐘漏已盡會唯獨乘驢忽有二人一人牽頭人隨後有似相助其回動輕漂有異生人漸漸失路不由本道會心甚怪之遂誦易經上篇一卷不盡前後二人忽然離散會亦不覺墮驢因爾迷悶至明始覺方知墮驢之處乃是郭外纔去家數里有一子字子襲聰敏精勤幼有成人之量不幸先亡臨送者爲其傷慟會唯哭而罷時人尚其達命武平年自府還第在路無故馬倒遂不得語因爾暴亡時年七十六注易一部行於世會生平既畏馬位望至不得不乘果以此終

張思伯河間樂城人也善說左氏傳爲馬敬德之次撰刊例十卷行於時亦治毛詩章句以二經教齊安王廊武平初國子博士張雕中山北平人也家世貧賤而慷慨有志節雅好古學精力絕人負篋從師不遠千里徧通五經尤明三傳弟子遠方就業者以

百數諸儒服其強辨魏末以明經召入霸府高祖令與諸子講讀起家殄寇將軍稍遷太尉長流參軍定州主簿從世宗赴并除常山府長流參軍天保中爲永安王府參軍事顯祖崩于晉陽擢兼祠部郎中典喪事從梓宮還鄴乾明初除國子博士遷平原太守坐贓賄失官世祖卽位以舊恩除通直散騎侍郎琅邪王儼求博士精儒學有司以雕應選時號得人尋爲涇州刺史未幾拜散騎常侍復爲儼講值帝侍講馬敬德卒乃入授經書帝甚重之以爲侍讀與張景仁竝被尊禮同入華光殿共讀春秋加國子祭酒假儀同三司待詔文林館胡人何洪珍大蒙主上親寵與張景仁結爲婚媾雕以景仁宗室自託於洪珍傾心相禮情好日密公私之事雕常爲其指南時穆提婆韓長鸞與洪珍同侍帷幄知雕爲洪珍謀主甚忌惡之洪珍又奏雕監國史尋除侍中加開府奏度支

事大被委任言多見從特敕奏事不趨呼爲博士雕自以出於微賤致位大臣勵精在公有匪躬之節欲立功效以報朝恩論議抑揚無所回避宮掖不急之費大存減省左右縱恣之徒必加禁約數譏切寵要獻替帷扆上亦深倚仗之方委以朝政雕便以澄清爲已任意氣甚高嘗在朝堂謂鄭子信曰向入省中見賢家唐令處分極無所以若作數行兵帳雕不如邕若致主堯舜身居稷契則邕不如我其矜誕如此長鸞等慮其干政不已陰圖之會雕與侍中崔季舒等諫帝幸晉陽長鸞因譖之故俱誅死臨刑帝令段孝言詰之雕致對曰臣起自諸生謬被抽擢接事累世常蒙恩遇位至開府侍中光寵隆洽每思塵露微益山海今者之諫臣實首謀意善形惡無所逃死伏願陛下珍愛金玉開發神明數引賈誼之倫論說治道令聽覽之間無所擁蔽則臣雖死之日猶生之年

欷歔流涕俯而就戮侍衛左右莫不憐而壯之時年五十五子德冲等徙於北邊南安之友德冲及弟德揭俱死德冲和謹謙讓善於人倫聰敏好學頗涉文史以帝師之子早見旌擢歷員外散騎侍郎太師府掾入爲中書舍人隨例待詔其父之戮也德冲在殿庭執事目見冤酷號哭殞絕於地久之乃蘇

孫靈暉長樂武強人也魏大儒祕書監惠蔚靈暉之族曾王父也靈暉少明敏有器度惠蔚一子早卒其家書籍多在焉靈暉年七歲便好學日誦數千言唯尋討惠蔚手錄章疏不求師友三禮及三傳皆通宗旨然始就鮑季詳熊安生質問疑滯其所發明熊鮑無以異也舉冀州刺史秀才射策高第授員外將軍後以儒術甄明擢授太學博士遷北徐州治中轉潼郡太守天統中敕令朝臣推舉可爲南陽王綽師者吏部尚書尉瑾表薦之徵爲國子博士

授南陽王經王雖不好文學亦甚相敬重啓除其府諮議參軍綽除定州刺史仍隨之鎮綽所爲猖蹙靈暉唯默默憂頓不能諫止綽欲以管記馬子結爲諮議參軍乃表請轉靈暉爲王師以子結爲諮議朝廷以王師三品啓奏不合後主於啓下手答云但用之仍手報南陽書竝依所奏儒者甚以爲榮綽除大將軍靈暉以王師領大將軍司馬綽誅停廢從綽死後每至七日及百日終靈暉恒爲綽請僧設齋傳經行道齊亡後數年卒子萬壽聰識機警博涉群書禮傳俱通大義有辭藻尤甚詩詠齊末陽休之辟爲開府行參軍隨奉朝請滕王文學豫章長史卒于大理司直馬子結者其先扶風人也世居涼土太和中入洛父祖俱清官子結兄弟三人皆涉文學陽休之牧西兗子廉子尚子結與諸朝士各有詩言贈陽總爲一篇酬答卽詩云三馬俱白眉者也子結以開府行參

軍擢爲南陽王管記隨綽定州綽每出遊獵必令子結走馬從禽  
子結旣儒緩衣垂帽落或噉或啼令騎驅之非墜馬不止綽以爲  
歡笑由是漸見親狎啓爲諮議云

石曜字白曜中山安喜人亦以儒學進居官至清儉武平中黎陽  
郡守值斛律武都出爲兗州刺史武都卽丞相咸陽王世子皇后  
之兄性甚貪暴先過衛縣令丞以下聚斂絹數千匹以遺之及至  
黎陽令左右諷動曜及郡治下縣官曜手持一縑而謂武都曰此  
是老石機杼聊以奉贈自此來竝須出於吏民吏民之物一毫不  
敢輒犯武都亦知曜清素純儒笑而不責著石子十卷言甚淺俗  
後終於譙州刺史此外行事史闕焉

贊曰大道旣隱名教是遵以斯建國以此立身帝圖雜霸儒風未  
純何以不墜弘之在人

北齊卷四十四 列傳第三十六終

馬山屯鳳臺  
氏圖印

北齊列傳

卷四十四

